

虞城縣志卷之八

藝文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文之爲用大矣而其條亦夥勅命播於絲綸大哉王言生輝簡帙若夫忠蓋之臣披悃入告賢良之司膏澤及民凡厥摛詞均堪流播至於染翰操管學窮書圖思極藝林縟綵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亦茲土文獻之寄也是不可不脩錄

之志藝文

勅命

唐

元宗虞城令長新戒

我求令長保又下人人之不安必有所因侵漁
寢廣賦役不均使之離散莫保其身徵茲善理
寄爾良臣與之革故政在維新諷風變俗背僞
歸真教先於富惠恤於貧無大無小以躬以親
青旌勸農其惟在勤墨綬令行孰不攸遵曷云

効之。我澤如春。元和三年，虞城令王通書立。

石

見宋章炳文
虞城碑記

明

景泰二年四月初二日，勅河南開封府歸德州虞城縣民張祥。

國家施仁，養民爲首。爾出雜糧一千一百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勅獎諭，勞以羊酒，旌爲義民。仍免本戶雜泛差役四年。尙允蹈忠厚，表勵鄉俗。用副朝廷褒嘉之意。欽哉。

故勅

崇禎三年庚午三月諭祭原任刑部左侍郎
贈刑部尙書楊東明并妻贈夫人范氏文

維爾品格端亮學識淵宏中秘茂清華之猷掖
垣抒侃直之論繪饑民之圖以籲賑忠愛補天
辨夙定之額以羅才公誠襄國起奉常而歷棘
寺禮法丕章繇大庖而陟銀臺經緯彌懋爰擢
司寇以佐明刑致慎致詳閱招每至篝燈達旦
無枉無縱決罪必爲焚香告天蔚平允之頌於

園扉騰無寃之聲於朝宁倚藉方切遽乞歸休
方擬賜環俄聞屬纊追惟生平之緯績特需盡
卹之宸章營兆加遵爰及令配英魂不昧歆此
殊恩

國朝

雍正四年十一月陝西按察使許容陞授浙
江布政使以祖母九十六歲乞便道省視蒙
聖恩給假

特授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鴻恩錫類聿彰貽穀之休令範宜家益
著含飴之媿式逢慶典爰沛殊施爾浙江布政
使司布政使許容之祖母劉氏度叶珩璜訓嫻
圖史心莊體順著壺範於中閨善積慶餘表母
儀於奕世茲以特恩封爾爲太夫人於戲播蘭
陔之芳澤寵被重闈揚芝檢之徽音光流華胄
榮章游逮令問彌昭

雍正十年九月

上以甘肅巡撫許容辦理軍需勤勞茂著伊父許士正年已八十

特旨錫以誥命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九章賜秩先疏闕閱之勞三世承恩聿著燕貽之澤特敷茂典用闡休聲爾許琦乃巡撫甘肅寧夏臨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茶

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紀錄一次許容
之祖父淳心抱質善氣儲祥樹坊表於鄉邦人
瑞夙稱舊德擁節旄於方域孫謀式播新猷茲
以特恩贈爾爲光祿大夫巡撫甘肅寧夏臨鞏
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茶馬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加五級紀錄一次錫之誥命於戲錫璀璨
之雲章高門溢慶沛濺汪之天澤奕葉流輝寵
命丕承嘉脩永著

制曰采甄世德嘉貽穀於前人導詠閨風遡鍾祥

於大母爰敷茂典特賁鴻章爾巡撫甘肅寧夏
臨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茶馬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五級紀錄一次許容之祖母劉氏
履順宜家凝休昌後蘭儀被體垂奕葉以揚芳
椒實盈升擢遠條而振秀茲以持恩贈爾爲一
品夫人於戲國恩稠疊用摛彤管之輝天澤優
霑式被篆章之寵令名無斁渥澤永膺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雲霄官闕式崇開府之勲。棨戟家風實

始趨庭之訓。爰施寵獎。用賁徽章。爾許士正。乃

巡撫甘肅寧夏臨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

茶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紀錄一次。許

容之父。世授青箱。庭生玉樹。貽之清白。蔚爲盛

世。珪璋教以義方。屹作興朝屏翰。茲以持恩封

爾爲光祿大夫。巡撫甘肅寧夏臨鞏等處地方。

贊理軍務兼理茶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

級紀錄一次。錫之誥命。於戲。稱先則古。詩書蘊

文武之謨浴德澡身忠孝立子臣之鵠祇承渥
典益懋良謨

制曰家聲光大庭闈之式穀攸先門祚蕃昌閨闈
之貽庥夙裕游加天寵用闡母儀爾巡撫甘肅

寧夏臨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茶馬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紀錄一次許容之母范
氏嫻於典則著有規型愛必先勞每勗泣官之
敬忠於所事率由胎教之賢茲以特恩贈爾爲
一品夫人於戲錫茂獎於蘭陔芳蕤益播被惠

風於葱佩馨澤彌新祇受榮章永標淑德

凡仕宦遇覃恩授封誥常例也獨許氏兩次封誥皆出特恩故脩誌之非祇表邑中盛事亦以見聖朝優禮臣工錫類之仁云

明疏

○饑民圖說疏

萬曆三十二年

刑科右給事中臣楊朶明謹題爲中土民窮已甚時事萬分可虞懇乞大溥皇仁以奠民生以

培邦本事。蓋自中州被災以來。諸當事臣所徼
惠皇。上者不啻渥矣。臣亦何容置喙哉。顧臣河
南人也。離家未久。聞見頗真。欲默默無言。實戚
戚在念。欲勉強言之。則灑泣而筆不能下。恐皇

上覽之。當亦潛焉出涕也。近廷臣自南來者。所
傳光景益惡。而其禍將不獨在民已也。臣爲蒼
赤抱痛。復爲宗社懷憂。謹披瀝爲皇上陳之。粵
惟去年五月。二麥已見垂成。忽經大雨數旬。平
地水深三尺。麥禾旣已朽爛。秋苗亦復殘傷。且

河決堤潰。衝舍漂廬。沃野變爲江湖。陸地通行。舟楫水天無際。雨樹含愁。民乃旣無充腹之資。又鮮安身之地。於是扶老携幼。東走西奔。饑餓不前。流離萬狀。夫妻不能相顧。割愛離分。母子不能兩全。絕裾拋棄。老羸方行而輒仆。頃刻身亡。弱嬰在抱而忽遺。伶仃待斃。跋涉千里。苦旅舍之難容。匍匐歸來。嘆故園之無倚。投河者。葬身魚腹。自縊者。棄命園林。凡此皆臣居鄉時聞。且見者也。迨至今日。更不忍言。斷草萊以聊生。

刮樹皮以充腹。枯容黧面。人人俱是鬼形。恨天
怨地。箇箇求歸陰路。向言猶賣兒女。今則割兒
女之尸體。昔也但棄親身。今則食亡親之骨肉。
道路警急。行旅戒嚴。村落蕭條。烟火斷絕。難支
歲月。乃相約以捐生。無耐饑寒。遂結聚而爲盜。
晝則揭竿。城市橫搶。貨財。夜則舉火。郊原強掠。
子女。據此洶洶靡寧之勢。已有岌岌起變之形。
此臣近日所聞。甚於昔日所見過。此又不知何
如也。臣聞君爲民之父母。民爲君之赤子。今赤

子既已無聊矣。而君父何忍坐視哉。且民者君所恃以富貴者也。欲保富貴。不可使民饑而死。使民饑而死。欲保富貴。得乎。故保民所以保社稷。棄民所以棄國家。今日保民之政。非大破拘攣之見。宏敷曠蕩之恩。必無以拯阽危之民。而消隱伏之禍也。夫國家東征西討。帑藏幾空。大司農方且勞心焦思。勤拮据而靡措。臣乃疾首蹙頰。呼庚癸而告急。臣豈不知國計之難哉。第念忠臣謀國。固當慮其所難。而智士審時。尤當

救其所重。今蠲租之令不下。則有司之催科猶嚴。內帑之金不施。則下民之仰望頓失。催科嚴則有刑罰以驅之。叛仰望失則無恩德以結其心。以無所可懷之德。迫於有所可畏之刑。卽慈母不能保其子。而國家能以存其民乎。當此之時。不肯捐以養民者。不能不發以養兵。養民之費十。一。而禍泯於無形。養兵之費十。九。而變伏於叵測。且河南山東之地。無爲之教盛行。倘奸雄攘臂一呼。則四方望風響應。欲蠲以輯之。而

民不從。欲賑以懷之。而民不聽。收拾無策。懊悔何及。故論君民一體之情。則不忍不蠲。不忍不賑。論利害相關之勢。則不可不蠲。不可不賑。今議者之難於蠲賑也。欲聚以備散。而臣之必欲蠲賑也。則以散爲聚。聚以備散。未必得聚之實。散以爲聚。陰收不散之功。謂宜急下明詔。蚤示蠲恤。毋令閭閻枵腹之民。胥爲囹圄含冤之鬼。蓋古樂歲相仍。猶然用一緩二。今也生民相食。何忍剥髓敲骨。且暫停之。終屬難完。又豈若顯

除之使民一快哉。至於發賑一節，向來未見允
行。雖留該省見在之金，無以明朝廷特頒之惠。
昔曾發三十萬於陝西，又曾發四十萬於江南。
皇仁業厚於往年，恩賚何薄於今日。臣昧死請
於戶工二部各發十萬餘金，蓋戶部本錢糧之
府而苦於連歲之用兵，工曹非賑貸之官而宜
念生民之孔急。况目前無所營建，積蓄方在羸
餘，謂宜挪借一時，不妨後日還補。臣又思此二
十萬金聚則爲重大之惠，散則惟涓滴之仁。欲

固嗷嗷民心還須洋洋德意宜下勅書一道極
言軫念之情更遣近臣一員授以宣達之寄然
或委用不當又徒騷擾地方臣博採輿論之公
兼酌才品之當有光祿寺寺丞鍾化民者一任
縣令兩任按差到處皆能救荒至今人猶頌德
如令奉命而往必於荒政有裨尤須假以便宜
方可展其才畧蓋發帑金以緩須臾之死遣使
臣以聯携貳之心弭盜恤民莫切於此嗟嗟臣
秉筆屬草之時皆饑民奄奄待斃之際早一日

則多活數千萬之生。遲一日則多斃數千萬之命。臣望皇上速留意焉。臣識短才疎不能盡寫饑民之狀。因繪而爲圖。附之以說。用塵乙夜之觀。庶知萬民之苦。臣言有限。臣慮無窮。臣之臨毫一字一淚。臣之伏闕萬懇萬哀。伏乞勅下該部速議施行。萬民死生之關。邦家安危之本。在此舉也。臣不勝涕血顙鳴。激切祈請之至。奉旨覽奏饑荒情狀異常。朕心甚切惶懼。就着鍾化民領勅前去。多方便宜拯救。應發錢糧着戶

工二部便看了來說圖說留覽

條陳河工疏

崇禎元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范良彥謹題爲微臣計日陛
辭直陳切膚要害伏乞嚴勅河臣祛積累以蘓
民困事。臣竊覩皇上數月以來種種新政有利
必興有害必去。且因月食儆惕諭令廷臣條陳
時事。尙恐有未興之利未盡去之害。仰見我皇
上加意民生國計。至詳且切。顧事有似緩而實
急。似小而實大者。無如臣鄉黃河徹骨之害。積

有歲年。當此希邁之時。若不控陳於聖明之前。萬姓瘡痍。何有極已。亦豈臣之所以報皇上者哉。臣中州人。家於黃河曲裏。目擊最真。受害亦最苦。請得而痛言之。河流自潼關入汴。延袤千里。悉經臣鄉。而開封以西。率多山地。水行地中。未甚爲患。至銅瓦廂而東。盡皆平野。沮洳下濕。潰決不時。故羅家口。蘓家林。王家壩。諸處。歲築塞無虛日。而其所需。一應埽料。若柳稍。椿草。蒜麻等項。舊例招商運買。不知當日作何估計。定

立官價太少以故商人不肯應承因而貽累里
甲包賄與河患相爲始終郡縣有司念切民隱
非不極意調停然旣不能破一成之例又不能
作無米之炊仍舛襲弊不得已而仍派之閭閻
處處皆然亦勢之不得不爾也他不具論以臣
虞城一邑言之如柳稍每束重六十斤平價可
值銀六七分而官價限以三分是正數未足其
半谷草每束重二十斤平價可值銀三分而官
價限以二分是十已短少其三其餘椿木蕨麻

大率類是一邑如此。他處可知。兼之行水之地。樹木凋殘。不得不市之數百里外。而脚力有費。僱船有費。搬運有費。交卸上納有費。此等極煩苦之差。商人東西南北之人。能強之應役乎。合計歲發官銀一萬兩。百姓可賠五千餘金。而倍蓰而十倍。愈多愈苦。而薊餉等額外之輸。不與焉。中州腹心之地。困苦至此。前臣入都時。士民嗷嗷遮道。冀臣轉控上司。而未得當。臣思此等景象。不講求長久之法。兩河赤子。何有見天之

日因思河南各府原有額定河道歲脩錢糧。有司徵解不時拖欠數多。前歲管河道副使周鏞曾有查催。面與臣言已得四萬之數。不知各屬今可解完否。夫此項錢糧。卽使在民。自當補徵補解。若無拖欠。係別項借支。亦當速抵原數。聽河臣奏手給發。應千則千。應萬則萬。如臣所言。柳稍等項。招商辦買。一一準之民間公平價值。或使少沾利息。商人自是樂就。臣又訪沿河一帶。上而尉家窪。下而徐州等處。亦有河工。彼處

柳稍官價卽有四五分及六七分一束者。臣之請增其價。通商便民。似非臆說。况河道額設錢糧。原宜用之河上。取現在已輸之銀。免眼前剝肉之苦。濱河小民。不見有瘳乎。夫臣非敢以煩聒之論。樹德桑梓。水性就下。東西其會歸也。萬一臣邑羅家口之新堤一潰。淮泗之間。一帶汪洋。陵寢重地。不免受其浸濡。且河勢旣南。誰能挽之使北。又恐徐州入運。水勢乾涸。而漕儲亦多梗塞。臣猶記萬歷二十九年。後水決蒙牆寺。

大河南徙。當日爲保陵濟運議。濬議築河。臣曾
如春曹時聘相繼受事。疏請數百萬金。兼七省
之物力。動二三十萬之徭役。越歲工成。民生凋
敝。兩河元氣實壞於此。至今未復。可爲殷鑒。方
今東西交訖。白蓮餘孽。在在見告。倘有河工興
作。卽聚數千人於河干。保無他虞乎。此其憂又
不獨在河也。今總河張九德履任方新。饒能辦
此。乞勅該部移咨管河部院及河道諸臣。乘此
水未盛發。及早料理。其一切埽料人工。毋得陽。

存招商之名而仍行僉派之實。在上勿希心於扣除而令下得假手於乾沒。自崇禎元年爲始。刻立石碑。永不許擾害貧民。此誠新政第一盛事。蓋河決中州爲臣故鄉。而延及淮泗。又在臣按屬。今且濫竽江淮之役。一出春明。叩閭漸遠。故請以一日瞻闕之身。爲兩地生民請命。伏惟聖明裁察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奉 旨。這說中州所派治河雜料官價不敷。商民苦累。堪憐着該地方官將各府額定河道錢糧清查。

奏抵以爲招商辦買之資其價值各準民間不
得仍沿宿弊以滋煩困該部與申飭行

唐頌

○虞城令李公去思頌并序

李 白

王者立國君人聚散六合咸土以百里雷其威
聲革其俗而風之魚其人而涵之其猶衆鮮洋
洋樂化在水波而動之則憂頰尾之刺作焉徐
而清之則安頌首之頌興焉苟非大賢孰可育

物而能光昭絃歌卓立振古則有虞城宰李公
焉公名錫字元勳隴西成紀人也高祖櫛隋上
大將軍縣益原三州刺史封汝陽公會祖騰雲
皇朝廣茂二州都督廣武伯祖立節起家韓王
府記室叅軍襲廣武伯父浦郢海澚唐陳五州
刺史魯郡都督廣平太守襲廣武伯皆納忠王
廷名鏤鍾鼎侯伯繼跡故可畧而言焉公卽廣
武伯之元子也年十九拜北海壽光尉心不屑
細務口不言人非郡吏罕測望風敬憚秩滿轉

右武衛倉曹叅軍任趙郡昭應縣令奉詔脩建
初啓運二陵總徒五郡支用三萬貫舉築雷野
不鞭一人功成餘八千貫其幹能之聲大振乎
齊趙矣時名卿巡按陵有黃赤氣上衝太微散
爲慶雲數十處蓋精勤動天地也如此因粉圖
奏名編入國史天寶四載拜虞城令而天章寵
榮俾金玉度炯若七曜昭回唐偶於戲敬之哉
宸箴臨顧作訓以理其俗魯而木舒而徐急則
狼戾緩則鳥散公酌以鈞道和之琴心於是安

四人敷五教處必糲食行惟單車觀其鈞而吏
檢仰其敬而俗讓激直士之素節揚廉夫之清
波三月政行鄰境取則因行春見枯骸於路惻
然疚懷出俸而塋由是百里掩骨四封歸仁有
居喪行號市城者習以成俗公勗之親隣厄以
凶事而鰥寡惻獨衆所賴焉可謂變其頽風永
錫爾類先時邑中有聚黨橫猾者實惟二耿之
族幾百家焉公訓爲純人易其里曰大中之里
北境黎邱之古鬼惑醉父以刃其子自公到後

茂聞爲災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公下車嘗之
莞爾而笑曰旣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用不改
後變爲甘泉蠡邱館東有三柳焉公往來憇之
飲水則去行路勿翦比於甘棠鄉人因樹而書
頌四十有六篇惟公志氣塞乎天地德音發乎
聲容縞乎若寒崖之霜湛乎若清川之月癉惡
彰善速若箭飛尤能筆工新文口吐雅論天下
美士多從之遊非汝陽王公二伯之積德則何
以生此邑之耆老劉楚環等乃相謂曰我李公

以神明之德大賴於虞人陶然歌詠其德官則
敬去則思山川鬼神猶懷之况於人乎乃資群
僚興去思之頌縣丞王彥暹員外丞魏陔主簿
李詵縣尉李向趙濟盧榮等同德比義好謀而
成相與採其瓌蹤茂行俾刻石篆美庶清風美
名奮乎百世之上

其詞曰

激揚之水兮白石有鑿李公之來兮雪虞人之
惡厥德孔昭折獄旣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

既父其父既子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乃影
我岡乃雨我田陽無驕僭四載有年人戴公之
賢如百里之天棄今往矣茫如墜川哀喪惠博
掩骼仁深苦井變甘兗人易心三柳勿剪來惠
清音

序

宋

虞城古蹟碑序

章炳文

甲縣

炳文蒞邑之明年客有往來假道授館者屢矣

或粗知故實而訪鄉里之遠邇或未詳典記而
籌在昔之因革或不窺端倪而冀別求聞雖條
教酬酢能勿憚煩因取得於經傳碑誌者具刊
於石以慰好古之心備闕文之久云紹聖三年
二月二十日

明

贈令尹王公得民序

張賢教諭

國家任賢圖治所以爲民而任之最親民者令
也太原王公表正令虞城之首年夏秋積雨四

郊一壑禾黍之區盡鞠而爲魚鼈民窘甚時撫使江浦張公以御史大夫節鉞出視河南下令郡縣勸民出粟實官儲爲救荒計藩臬官奉命交至督責嚴急守令後期者坐之公被命謀於衆曰是可以先具備於重稔之歲今小民命懸日久富者擁所有以規厚利不若聽其自相假貸豐約緩急惟所欲則貧者樂取富者樂予庶可以全溝壑之命若必勸民出粟於官是民之所有而我奪之且興發之際緩急必請其期豐

約必制其節。期未及而民之流殍已形。數有窮而民之生齒不齊。佛民之所欲以歛之。復不能足。民之欲以散之。且救荒所以權一時之宜。而以先具備之計行之。正恐驅民以就溝壑。吾罪是甘。必不能爲此以求免也。邑民聞之曰。粟出於民。亦以爲民。父母不忍吾民倒懸。而甘爲吾民獲罪。吾獨不能爲父母効犬馬之勞乎。於是。大者車牛。小者輦負。官儲溢不能容。輒增築以繼之。隨築復溢。嗟夫。財者民之心也。民不忍令

獲罪而樂輸已有公之得民心何如哉昔倪寬
爲左內史以負租糶殿當免民聞之恐失去寬
爲之輸租繼屬不絕糶更以最夫寬少力學最
名有經術故其爲吏務在得民心推情與下吏
民愛信之事載史傳我國家治陋漢唐貢士以
經學而任用之公邃於通經學古職任親民宜
其尊信所學凡可以得民心而達下情者雖冒
犯罪責有所不顧是求所以行其所學以不負
於民也上之人不忍負民民亦豈忍負於我耶

此虞之民之不忍詒罪於公猶左內史之民不
忍失去倪寬也今之民猶昔之民不知今之史
官猶若昔之史官能爲之傳其事者乎余故始
終以公之得民書爲觀風者諗

祈雨有感序

楊

謚

大理
寺卿

虞城爲開封屬邑厥土黃壤厥田上下人鮮他
業惟農是恃雨少則旱乾雨頻則澇溢民察滋
甚華陰柳君德溥蚤荐鄉魁來令茲邑廉平仁
恕以誠心敷善政作詞章化澆俗和氣致祥雨

賜時若。四三稔間。民物康阜。而上下交足。視他
邑爲最。成化甲辰冬。徂乙巳。春夏之交。亢陽不
雨。原隰壘坼。焦燥生意萎瘁。麤蕪枯槁。田疇難
於耕布。農人惶惑無措。德溥感然。曰。吾受天子
命來牧養斯民。苟天澤不降。則民鮮粒食。公私
並困。而德意將何以奉宣乎。嘗聞國有凶荒。遍
索鬼神而祭之。禮也。乃於三月旣望。竭誠致齋。
省躬咎已。脩禱祀之禮。甘雨隨零。猶未饒洽。會
憲司分廵條格。亦督祈禱。又於是月甲辰造土。

龍修雩禱戒禁刑罰率僚屬父老遍禱於境內
山川百神時長空紺碧烈日暄熾旱勢方隆頃
之陰雲四合靈雨驟至淒淒祁祁達暮未已翌
日又雨優渥沾足由茲農功喜施麤麤蘓鬯萬
彙之萎者克潤悴者鮮好邦人垂髻戴白者歡
呼載道咸曰此邑侯之惠也士夫遠邇聞者莫
不形之記驗以德其施虞庠掌教李君尙寧萃
而列之爲冊遣二庠生不遠信宿來請叙之夫
盈穹壤間陰陽二氣而已人和則氣和氣和則

雨降使吏於土者無誠德善政素致人心之和而望天澤之降難矣昔段文昌帥荆南彌災禱而卽雨牛安豐尹臨高會旱禱雨輒降皆由其治行合乎天人故和氣感通造化則非衆人之所能測者德溥寬仁惠愛政通人和視古人無愧宜其精誠感格有禱必應而惠洽虞民也諸君子歌頌之作其容已乎余與德溥有舊好素識其賢且重民俗風謠政體治化所係故不辭而叙之首簡俟觀風者之採焉

琴堂秋月序

張鵬翼

邑人知府

我虞侯汪公道溪木宣而周行潔而果撫按薦其賢旌褒疊下。虞之士民乃相與謀曰：吾輩亦何以爲慶哉？於是應感諧聲，由心達詞，崇之曰琴堂秋月。屬予序諸首，予謂爲政者擾於事治，絲而紛之矣；不能以有琴墨於行，滄雲而蔽之矣。不可以爲月，是故不齊之琴，千載有餘韻，言裕也。愿中之月，百世無纖瑕，言瑩也。匪宣弗裕，匪潔弗瑩，甚哉琴堂秋月之難名也。侯之令我

虞城也。有曲暢旁通之才。無宿斷無滯獄。無負
賦門堦閒寂。舒徐委蛇。俗同單父。故曰琴堂。素
性清約。廉介自持。是惟無欲。故靜。惟靜。故明。炳
幾灼隱。民無遁情。故曰秋月。此豈我虞士大夫
阿所好而加此美名哉。名美於感。感生於恩。自
侯下車以來。枯槁生色。此堂之絃所續也。幽隱
洞燭。此月之輝所被也。是故琴堂優游。不競不
絀。賴我侯以無憂。秋月高臨。不偏不黨。賴我侯
以無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蓋父母之於

子也。必遺之以安。察之以情。樂只我侯。其無愧於斯哉。夫豪傑之生也。固其克自樹立於風塵之表。而山川之所鍾。亦不可誣。侯楚澧州產也。箕裘奕世。伯仲登科。洞庭汪洋。衡山翠嶽。精英淑氣。融聚孕育。侯固得其秀。且靈者。况澧州周茂叔所生之地。味溪流之甘冷。嗜庭草之交翠。侯又有得於光霽之學。是故侯之生有所自。而學有所本。茲爲令於虞。老成鎮靜。保民如子。侯之此心。蓋三年如一日也。琴堂秋月。其所以美。

虞城縣志 卷之八
吾侯者非溢矣。雖然琴堂無私調。秋月無私照。侯之才非百里之可限也。充之其行優於天下。竊懼夫虞城之不能久專也。虞城帝舜後所封國。余忝仕於宛。時瞻尼父之宮墻。而父兄子弟。又再沃姚帝之遺澤。其身之所遭際。未可謂弗慶矣。於是乎喜而爲之序。

○社倉序

楊東明

邑人
侍郎

萬歷庚寅歲。予得告家居。日惟頓舍休精。潛心理窟。於一切世味。澹如也。已而思道無窮。達山

林豈遂無事。若閉戶養高。踽涼不偶。如善俗之
義何。緬惟古社倉法。可脩歲事。緩急而虞。地濱
河。產穀有限。厥心苦弗克遂也。爰念鄰封。曹南
甲邑民富。如光祿劉君玄崖。國子生袁君水南。
扈君履中。奉祀生王君謙吾。皆尙德好施。且與
余知交有素。於是以社倉事約之。諸君欣然如
約。且屬余次第其事。以爲永規。余乃列欸如左。
而復申告。以爲善之義。夫人雖萬有不齊。實天
地一氣所生。古人父母乾坤胞。與民物疲癯殘。

疾。鰥寡孤獨。皆爲兄弟顛連而無告。是合天下人本同一體也。人惟聞以爾我身外。卽爲秦越。始有邱壘積粟。紅貫朽。置於無用之地。而視民之啼饑號寒。展轉溝壑者。舉漠然不動其中矣。夫重莫重於民命。急莫急於救民命。而况以紅朽無用。濟其至重且急。則我無小損。人有大益。奚憚而不爲哉。且夫惻隱之心。天地生生之心也。卽人之所恃以立命者也。如遇可哀矜而念不少動。則此心之生生者滅矣。生生者滅。終

亦必亡。又何論贏餘之貲乎。故夫積德行義。利人也。實自利也。世之好積者。惟恐不能收天下財。悉歸之已。詎知聚者基。夫散而散者實爲聚哉。且語有之曰。遭一蹶者得一便。予又懲往事之艱矣。昔在戊子巳丑間。旱魃爲虐。生民相食。向使所在郡邑各有社倉。存活寧可限量。惜也。倡義無人。而儲蓄不脩也。比歲以來。稍稍豐稔。乃又東征西討。警報相尋。萬一千戈不戢。則佐軍餉。賑流移。需穀豈弗急哉。余故不揣綿薄。僭

與諸君倡此義舉。儻有聞風興起者。則古常平
社倉等法。可再見於今。而所裨益於世。當不淺
歟矣。余乃序此。以俟後之君子。

○敬老錄序

楊東明

嘗讀禮。蓋知二帝三王。矯時而異貴。而卒不能
遺齒而爲治也。夫不遺齒爲治。若甚迂浮無當。
而競銳喜功者。姑緩之弗問。庸詎知夫世之升
降。治之隆替。實因於此哉。且縉紳大夫齒與位
高。天子改禮而尊之。以順教天下也。而窮簷野

嬰亦得享五豆六豆之設。此曷以故。記曰。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儻亦聖人之精意乎。我國家以孝弟治天下。尊長養老之禮。日星昭揭。寰區之民。敦倫而順治者。林林總總。不可更僕數。而亦容有未然者。則以驕蹇之習。失其和平之心耳。夫失之而無以導之也。固司風化者之責。而士大夫居鄉善俗。其義謂何。余里中多高年。據余所及知者。八十以上。得十有四人。九十上者。得二人。余因偕同善會友。捐會金。治

身... 卷之八

三

酒脩髓。駕高軒而逖之。致頃刻慙懃。則皆寬衣。
博袖。貌朴而禮簡。手不曳杖。足不輕舉。言不妄。
宣恬然嬉然。神完而氣定。而無毫忽浮薄態。四。
皓五老。恍在目中。而繪事者不能寫其意。蓋太。
平之人。出而襟帶之氣。鍾矣。吁。余何幸而於此。
躬逢哉。顧余與諸老。非有相知之素。骨肉之親。
也。乃其奉杖履而踧踏者。若出於天。則之不容。
已。而二三同志。且同然焉。又寧有諸老之子。若。
孫。猶然不能奉。甘旨。且暮承歡膝下者乎。有一。

之不承歡也者將亦必感於是舉而益動其孩
提之性不肯甘心於不孝無一之不承歡也者
則以十有六家之孝行而移風易俗亦庶幾無
負國家尊長養老之意矣故尊高年所以風卑
幼而明一邑之禮教將以興天下之淳風此今
日舉事之意哉會友曰果爾則意之所存者良
遠矣而其事不可無傳也遂捐會金梓之紀其
年附以行命其名曰敬老錄夫老者衰邁垂亡
之人也而敬之君子諒余之心哉

興學會約序

楊東明

乾坤之內，有一派正脉，亘古今相續不絕者，道統是也。自精一執中，開於堯舜，嗣是三代君臣，鄒魯師友，下逮有宋諸大儒，其中見知聞知之殊時，聖作明述之異造，要皆統一聖真，羽翼斯道。如祖父有嫡子孫，而一脉流行於無窮者也。此脉明而不晦，則人心正，士習端，皇路清，夷妖魔屏迹，國家有盤石之固，而生民享太平之福。其不然者，反是夫。以道有顯晦，關於世運隆污。

若此則講學明道惡可一日緩哉我明開天啟
運賢哲挺生如薛王陳胡四先生亦旣儼然增
輝俎豆侈昭代文治之光矣顧以四海之大二
百餘年之久僅僅四賢表著豈不寥寥乎乏人
哉大抵聖遠言湮士鮮知學而設科取士更以
文詞導之以故溺於辭章訓詁之中墮於富貴
功名之習或語以聖賢學術則駭焉不信以爲
上古聖神事必非後學可企而及也嗟嗟聖賢
立言垂訓令後人誦法入道乃迷失離畔至天

下不通其故累世不覺其非則真儒將安出而
所爲立天地心立生民命者又焉賴哉余賦資
庸闇幸以薄宦遊都下諸先覺謂余篤實可與
進也慨然發吾覆而示之學用是醯雞之明得
以少窺天地之大歲乙未謝事歸里獲與邑庠
諸髦士遊諸髦士率馴雅可與共學未幾邑庠
三先生各欣然有志於道率其門下士邀余會
講余嘉此勝舉遂忘其固陋日與上下其議論
凡兩越月而諸髦士各疊疊有當於心動則三

五爲群修譚學問朗然謂聖人可學而至無復
向焉之駭且疑者。余乃益信人皆可以爲堯舜。
特患興起倡導無人耳。丙申春余將遊秦中。三
先生慮諸友之有作輟也。欲訂會約以垂永久。
余乃擇學問要義列爲八款。首擇術以審向。往
次立志以期成功。次知性以示歸宿。次虛心以
戒滿假。次取友以廣麗澤。次真脩以懲僞學。次
脫俗以澡雪習染。次有恒以時保前功。八者旣
具而進脩大要思過半矣。至於會中儀節之詳。

亦僭爲酌定而會規庶其粗備矣乎。或謂余曰。夫道亦難言矣。子以剽竊餘唾自誤而復以誤人也。可乎。曰。不然。昔生人之初。天下無火也。燧人氏出而火之用及於天下。萬世而不窮。其初則渺然一粒之微也。然則余以是言告吾邑。其猶始然之火乎。充實而有光輝。在諸髦士之自力焉耳。三先生曰。果爾。則燎原一方。尤不若文明天下。遂各捐俸貲。付剗。以公同志。而仍以會名屬余。余惟虞舊無學會。而突起自今。其以

與學名之可乎。嗟嗟覽是約者，肯釐其謬妄，而更發吾覆，其所以興起我者，更不淺矣。是所望於同志者。

楊晉菴文集序

呂

坤

寧陵
侍郎

世之病講學家者，其說有二。曰偽，曰腐。偽者行不顧言，腐者學不通用。噫，吾之言然而行，不然。是吾言世之射的也。口墜天花而試之，小小設施輒不濟，是吾言世之塗羹也。余爲此懼，不敢以講學自任，而惟以無學自脩。虞城楊晉菴啟。

昧講學一念殷殷不啻飢渴。萬曆壬午余主文選司事。啟昧以進士觀文選政。余日與相對而愛其德容。曰此必有道人也。遂與締婚。今三十年矣。啟昧之學得之楊復。所復所得之羅近溪。近溪得之顏山農。而淵源則良知一派也。余性簡靜岑寂。而啟昧和易恢宏。接引後學猶如子弟。所至烏履滿門。其旨以本體爲根宗。以解悟爲入門。聞者多扞格不了了。以爲公學問不如孔孟言切近精實。使後生小子有所持循。蓋疑

信者半。余曰：公之學實學也，有用之學也。吾得之言外矣。彼其家庭惇孝友之情，鄉黨成居間之美，義所當予，不愛千金，難所欲急，不負一諾。所過勸分，士紳輸粟千百，顧卽於所在儲之，以備大禋，列社學科，條以養蒙，設敬老約會，以勸孝。分人以財，教人以善之心，懇切濃至，其所口說皆其所躬行者也。僞乎不僞乎？救荒一疏，惻怛回天，三宮出金錢數十萬，全活溝壑人不可勝紀。經營措置，振刷優恤，纖悉洪鉅，罔不宜時。

官軍鼓舞感激數月改觀出國門曰三大營送者如堵都人士謂從來所無其小試設爲俄頃建樹便足風當世憲後來人腐乎不腐乎啟昧卽不講學已於行與事講之矣况以斯道覺斯人又如此蓋其所得者深故其言自不能淺非僞腐之儒假佞談以自標其門戶者也啟昧平生事功行言悉在刻集中無一漫言無一世韻字字胸中流出寫所自得非直言語文字之工而已有道者一一玩味則啟昧者道學乎非道

學乎。始信余言之非佞也已。

范母八行圖說正續編全序 陳繼儒

吾友孫公粲守深州。民性悍難禦。客取奢難留。且遵密被兵。隣近驛騷。而恒山屹然無恙。則有成六范郡公金湯在焉。公辛未起家。嘗慷慨論列時事。無所諱。謫宣城司李。聲實流聞。議者謂恒山當三關重地。轄五州二十七縣。非彈壓以大豪傑。何所恃以倚安危。於是薦舉范公守是邦。武庫經筵。恢恢乎饒具膽略。至則州邑諸大

夫拱手咨決。人人奉爲指南。恨得導師之晚也。比年軍興。不後事冗措。不先事張皇。器度宏深。善於謀斷。政事之暇。建書院以課縫掖。立碑碣以永令聞。又譜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行。分爲正編續編。繪成圖說。本之皆太君手授。兩兒以補過庭之遺訓者。朝夕指教。遂成天下第一流人物。長公官魯山。諭疏呈御覽。奉旨下部。而未及頒布於海內也。至是剗剗甫竣。次公屬孫深州。問叙陳子。陳子讀而嘆曰。古賢聖豪杰。成於

父者十一。成於母者十九。蓋父嚴而母慈。慈者易入。父疎而母密。密者易防。瑕瑜不相掩。善敗不覆藏。因其病而藥之。棄其勢未極重而返之。牝童養蒙。若范太君家兒。此其一證矣。昔太常孫景脩少孤而教子。其母既老而念母之心不怠。爲賢母錄以致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四十九人。以示蘓穎濱。曰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穎濱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母之聲。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

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范母代母而父，范公移孝作忠，又能善推其圖說以化民成俗，則顯親揚名孰大於是。真不愧范文正忠宣後昆哉。予嘗疑孟子七篇中不及三遷，孟母竊以爲誣。蓋孟母之賢，天下莫不聞，此不待言而傳者也。待言而傳，宋有孫景脩，明有范成六，八行一書，正當與高皇帝聖諭朱文公小學並行，學宮陳於儲筵，講幄其裨益於人紀天綱，非淺。豈特虞城一家言而已。

哉。

○昌黎先生文章正宗序

范志完

邑人
侍郎

蓋聞純朴散而技巧生。雕繪起而川岩變。道術之裂。關乎世運。是以體道者必原其所自始。以歸於所不容散。而道法乃一。唐承六代之後。敝壞已極。學者馳而不止。連篇累牘。不出風雲月露之形。誠意正心之學。反於語言文字中。寄其一綫不絕之脉。亦久遠矣。先生篤生於天寶大歷之季。沿習四聲。人置一言。家樹一幟。燦燦焯焯。

焯標竒角異，支離割裂之禍，方且異而月不同。先生有深憂焉。於是排二氏，斥百家，力求於典誥邱索之間，雅志與卓識俱深，精意與元旨並見。進學一解，駸登孔堂，原道之作，推極於堯舜禹湯之傳，至諫迎佛骨，貶赴潮陽，九死一生，凜凜者方浩浩，而不肯靡其特操，何如也。且先生處此亦難矣。憲宗以庸懦立於上，而爲君，皇甫鐸、李逢吉皆狎邪小人，日行其讒譖，蔽其所明，而增長其昏惑。姪子瑤、華君又習成方外術，百

計誘於秦嶺風雪間先生不爲動也無得失無
險夷無死生至收骨江邊先生真毅然丈夫哉
法眼無碍乃得法性無二嘗試博覽載籍繇漢
以迄今日如桐江一絲以留氣節艱難百戰以
識君臣氣作山河以壯本朝寧有幾人而先生
行事若揭日月行霄壤頓令前無古人後無作
者坡翁作潮州廟記稱爲起衰拯溺列歌祀公
而羲軒遞傳之道脉始得主持然則先生之學
夫豈徒尋章摘句搦七寸之管爭靈竒之韻者

哉。先生世爲南陽人。官於昌黎而家焉。又爲昌黎人。其後以謫居潮。則又爲潮人。要之先生以名義持世者也。名非常名。故其留之者遠。義非常義。故其被之者廣。南陽耶。昌黎耶。潮州耶。皆足以見先生。皆不足以圍先生。而謂昌黎得以私先生哉。余謁先生遺祠於昌之五峯山。見先生文字多錯訛不可讀。乃求古善本。訂其魚魯豕亥之辨。捐俸以付梓人。書成弁詞於其端。遺諸後學。以俟讀先生文而有得者。余曷啻旦暮。

焉。

國朝

○范氏增脩族譜序

許士正

自昔世官世祿之制廢而大宗小宗之法蕩然無復存者。服古之士思欲維宗法之窮以不失先王敦睦之遺。族譜之所由來也。然而行之者。卒鮮或門戶單弱不暇爲此。抑或時異世殊興廢不一。求其繼之承之。相引勿替。卽世族大姓。其亦絕無而僅有者矣。乃以觀我虞邑范氏。其

庶幾乎范之來虞余亦未詳其始自何年譜牒
之脩則創始於絳州公諱炳續脩於邑庠員諱
士麟不旣燦然明備哉惟是日月不居歲序若
流回憶續脩之年彈指四十餘紀矣生齒愈繁
門戶日增其爲舊譜所不及載者又不啻十之
二三也不有人焉彙而收之鱗次而整齊之姓
氏之莫考親踈逃邇之無分有本屬一氣相傳
茫然不知其誰何者陌路之傷感慨係之矣又
況窮鄉僻壤沉淪於荒煙蔓草中者又不知其

幾耶。余岳叔子常白公內弟伯難永菴偕內姪則遠書有造余之門相商爲增脩之舉爰擬原任天中學博瑞菴內弟耑司其事蓋瑞菴自致仕歸來杜門却掃不預外事者久矣議及脩譜事則慨然任之重本支也自一世起至十七世止闕疑徵信續舊添新無強附無挂漏立義甚嚴用筆極寬閱一紀而考厥成功不必登宗子之堂羣萃類聚而子孫千億寓目了然孝弟愛敬之心油然而生矣譜成煩余一言以爲序余

乃不禁驥然喜抑且穆然思也。范氏一脉自宣
德乙酉諱俊者以禮經中式河南鄉試。駸駸乎
其將大矣。迨其後侍御公聯翩於前。僉憲公偕
弟司馬公繼起於後。理學名臣並著一時。可不
謂盛焉。廼飲水思泉而切念姑蘓不置也。援別
子之例以文正公爲百世不遷之祖。合詞上請
創立祠宇而昭穆序焉。不沒其所自也。同氣連
枝。四世用享。親盡則祧。其亦繼禰之遺也。置義
田若干頃。春秋兩舉而外。留餘以贍族之貧。無

力者古者大夫三廟。又有采以處其子孫。不於今爲烈乎。相生相養相保相聚。巍巍炳炳。又未嘗不綿綿翼翼也。誰謂宗法必不可復哉。今日者踵其意而增脩之。以續先緒。厚於義也。以裕後昆。篤於仁也。於辨名定分之中。寓尊尊親親之誼。循是以往。千百世焉可矣。寧第一時一事已哉。詩有之。君子有穀。貽孫子。余其歌有飶之卒章。以爲范氏頌。并爲將來勸也。後有作者。其以余言爲左券也夫。是爲序。

記

宋

去思堂記

章炳文

設官分職以民爲基。必其所先。守令爲重。親密風俗。訓迪里閭。上以承當宁之恩。下以達震雷之命者。令尤邇焉。古今之格雖殊。賢否之辨一貫。才當其任。則服采以遵路。力不逮政。宜內疾而飲冰。祿以代耕。素餐何取。當黽勉以示戒。擴精忠而有爲。闢沽名擅譽之心。去設鍵利機之

意如中天之日而不私普光。顛大海之流而曷
擇瘠土。嚴爲之怙以逐惡。若鷹鷂奮擊於脩林。
慈爲所恃以育善。如螟蛉始祝於螺贏。可施漏
泉之澤。無憂暗室之欺。居則縉紳以義推。去則
黔黎以德慕。雖前後政之異代。示分別而豈窮。
唐李錫以溫潤之資。清雅之操。掩旣暴之骨。變
作苦之泉。化未齋戒之惡人。滌已衰殘之弊俗。
存三柳以勿剪。揭巨碑而表能。灑落太白之文。
華偉數世之後。因循湮沒。曷慰黎民。偶承乏以

鑑居紹義風於在昔。揭堂皇以去思之號。峙泉
碑於左右之區。煥若士心。輪焉大厦。非因燕申
以增廣。敢示奢侈。而潺工踐迹。激昂繼塵。鞭策
何必。浚儀之配食。距先斐子之去思。劉昆可慙
其止風。賈彪固赧於拾盜。篋爾破雞之智。微乎
鞭絲之明。俾聞實以副華。知卓茂而莫及。尙冀
後賢之澤。無忘前哲之光。聊紀歲時。以備稽考。

黃河隄防記

元至元二年

李可久

天下之言水患者。古今皆以河爲重。而雄揣駭

浪如驚雷奔電。浩浩蕩蕩。田野廢爲巨津。禾稼沒爲洪波。此昔人所謂禦河無長策也。粵自禹功旣施。生民乃粒。然歷春秋戰國。當漢晉南北朝唐宋之際。河水爲患者。載在典籍。班班可考。我聖天子紀元之始。卽預以水患爲重。凡沿河路府州縣官衙所受。皆知河防事。濟寧之虞城。境隣大河。其西北十餘里。卽禹貢之孟豬澤也。地尤卑下。其潰決每歲二三焉。張公子仁由都水太監而爲濟寧總管。以公知水勢之緩急。故

有此授而公於未授也言於中書省奏奉聖旨
頒降御書每夫一名支鈔一兩五錢借貧民之
力而支官給之錢而無食之民賴以得安既任
之後於元統二年十二月日至龍邱鎮陳潔牲
祀河神是時滉漾之波凝而爲冰受祭之後渙
然冰釋既祭之後復凝而爲皎潔稜層矣書曰
至誠感神不其然與公之至也天方旱而二麥
闕瑞迺虔心致禱俄而六合生雲萬里飄瑞平
地盈尺虞城縣尹游行簡主簿阿都赤幕官王

居簡咸以爲喜既而復請命於總府宣差相公
阿也孫都同總管張公東西百餘里植柳數千
萬株又監築隄防以禦水勢而游波寬緩無復
決潰之患矣又恐土或疎散之處親率吏夫補
視堅完然後已焉吏夫或怠於是者則董之以
威以懲其慢其勤於是者則投以溫言以慰其
勞非忘私順理憂公如家者烏得能如是乎且
河水安流農夫安業市廛安居五穀熟而桑麻
鋪分誰之賜也百姓咸曰我大府衆相公總督

之功而邑宰游公行簡主簿阿都赤幕官王居簡相與協力以成其事自今以始膏土災退民奠攸居水國化爲樂土居樂土而民得其所矣非勤於撫字憂民之憂者能如此乎朝廷以恤水災勤民隱爲言而守土之官體愛養斯民之意以爲意而郡侯縣宰之賢不惟聲譽流於一時而且光於史籍著於後世矣且河防之未設也縣尹游公主簿阿都赤幕官王居簡等晝夜不遑寢食思所以彌災之方寧患之策不憚勞

苦而以土功民事爲先。海內循良之守令如公
留心於民事者幾何人而已。監縣官拜任見隄
防成功。喜曰。自余之初受除也。知兼河防事。曾
以水災爲戚。今同列等旣勤勉以成功。可謂勞
於禦患而勤於愛民者。水災旣除。此境之民可
以旣富且庶乎。績之偉孰有過於此歟。銘曰。洪
水方割。中國爲壑。大哉禹功。是䟽是鑿。崑崙綿
絡。砥柱包括。浩浩洋洋。茫茫漠漠。未設隄防。如
海斯濶。漲濕吞原。懷山入郭。土功旣脩。浪伏圻

墾田野爲陂沮洳成涸五穀凝烟三農懷樂宣
化承流政無所作

同前

張履

河出崑崙其性趨下以失其性則有奔突泛濫
之患至於懷山襄陵民困滔沒命鯀治之九載
功用弗成至禹嗣興孜孜焉急急焉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輶山乘櫟三過其家而不入其門又
十三年然後乃定降及戰國列土分邦各引河
以自衛於此之時大禹之功始壞之矣下逮西

漢河決爲害不可勝紀。自是厥后，奔命不疲。河之爲患於中國，無代無之。聖朝有天下百餘年矣。河之爲患，比之前代，至爲鮮矣。然而虞城之南，未及一舍，有古河因經霖雨，河水泛漲，流入民居，勢似有不可枝梧者。潁河郡縣觀之者，莫不寒心。郡人陰陽教諭李珪、同鄉曲大家甯璠等，合詞訴縣。縣聞之，府上之朝廷，命隄防之。主簿尹公縣尹楊公，度費料工，同心協力。於是監縣元芹率徒，卽役親畚鍤，以身先之作。隄若

京百有餘里。樹柳萬有八千餘株。不餘月而成。萬杵忘勞。河更不爲潰。以瀕河失業之衆。各得安其生矣。民有田疇。可耕可鑿矣。民有原隰。可種可播矣。民有屋廬。可休可居矣。民有老幼。可事可畜矣。如此之民。無慮數萬。皆謳歌共喜。其大功易成。而大河易安。予嘗聞古人之言。王道正則百川理。主上臨馭。海宇無不臣屬。法度彰。禮樂著。政教大成。人民太和。所謂王道正者。宜乎大功易成。而大河易安。是皆監縣有道。而河

神受職大抵監縣之爲縣安靜悃悞不以表暴
取稱至於營建又其餘羨爲廟學大成之門爲
諸生結課之堂醫學講室縣署暖廳戒石樓者
以次成焉高明堅整經度合制起敬起慕於是
乎在

漢高皇廟記

元大德五年

楊

適

勸農
事

蓋聞古昔漢高皇提一劍起豐沛間不五年登
天子位力逐秦鹿羣雄莫及創四百載之宏基
爲二十四帝之祖盛德大業至矣哉郡臣咸曰

帝起布衣撥亂反正平定天下爲漢太祖功最
高可尊號爲高皇帝歷世雖遠人心不忘凡帝
跡所經之地皆立祠以祀之濟寧虞城縣西臺
舊故廟址仍存兵火之餘莽爲榛荆熙真院主
糠禪女師法諱和通俗姓李氏東平人也覩此
勝因遂興大願毅然有起廢之志善友袁成占
以歲久嘉師之行願爲功德主遂舍而與之輒
因故基復興大殿宏敞深邃雅稱神居繪塑聖
儀龍顏如在侍衛森列儼然竦瞻結一方香火

之緣爲四民祈福之地爰自經始迄於告成物有所須於人弗乞和通禪師一齋之外率徒領衆治麻桌事織衽晝勤夜作積年乃成或願助緣不拘其前前縣宰張從仕燕之大興人喜施樂善有仁者之勇見義必爲成茲勝事功九實多禪師嘗頌其德故及之礪石已具屬記於余余嘉其能義其志不愧荒菲勉爲之記鄙語不足以爲文但記其年月日俾後之人及門弟子久承而不忘師之德也

洞元觀記

李可久

世祖皇帝神功獻謨天造八極赫然崇老氏重
元教爲首務列聖繼體崇獎有加爰命四海增
廣三清廟宇際天所幬雷行焱偃於是神京尺
縣元州丹垠下迨毳裳卉服之埜無不法宮巖
巖禮殿峩峩清淨之教光耀前古虞城故河濱
斗僻縣城民廬舍三三五五散若踈星方河朔
兵交彼百姓田廬妻子不自完視元元之教爲
何事有程志明者荆楚士去家學老氏遂爲陳

志人胡志常洞元之徒挂瓢其間綿蕝四三椽
樹以松檜爲洞元別祠師卒弟子吳道堅繼其
業於是鳩工市材構廣堂殿閉閤沉沉宮廬巍
巍朱甍綠瓦金停碧飛參差出榆柳如蜃樓臺
見之杳海上如中天化人之居雲霞結而星辰
構也蒼松老檜上排煙霄撞鐘擊鼓俯震闐闐
若謝人世而凌太清予徘徊顧瞻羨其丹臚之
飾驚其成功之速而賀師之成師曰未也吾聚
衆且百指靜習步虛之聲將款鸞鳳之迎非欲

幽吾之棲侈人之觀也泰定初元予被貢進士
試歸值炎焦暑歊假榻是間與師談道滌煩師
瞿然離席曰雖有仙居勝迹苟無巨筆鴻文以
鋪揚其事則後世宮垣圯廢湮滅無聞矣因請
文於予予自以才學踈舛不堪其事辭之四三
益甚其請且曰其不負我創始之劬乎願爲我
記之予始赧然曰老氏之說以有爲徼以無爲
妙意者賤有而貴無也不有是師功於何成不
有是宮衆於何棲然道可悟而不可學仙可聞

而不可卽卽是心以悟是道推是道以洞其元
虛無之境冥漠之域果有果無顧何定在吁虛
無之道誠難學也得其道則功成九轉白日飛
昇使此心湛然與大虛同流此形飄然與寥廓
無礙時有古今而身無古今此王喬應真所以
獨美於前而無繼於後與槁於林下者又奚啻
千百而什一則師之聞此言也得不勗其所難
而謹其所忽前之所謂鸞鳳之迎者又或可致
矣不寧惟是蓋公治黃老曹參用之而齊治漢

文尙之而民安武帝好仙而方士雲合晉談虛
教而天下風靡卒之巫蠱之禍興播遷之辱兆
非老氏之道而遠人之爲道者自遠乎老氏也
我國家崇是道也固將上軌漢文循老氏之自
然致天下於無爲之域而不惑於虛無之說則
治與天地長久師之名吾之文與江山鐘鼎俱
存矣又何空垣廢宮落爲狐鼠湮滅爲恨哉吾
方高子之學乃欲寄吾文之有以壽子之無然
則有無無有是將安折衷師相與抵掌笑曰吾

學固在孔老之間

分務勤勞記

李可久

善爲政者因民所欲而行之則士心悅而民心服美政行而百廢舉彼循常守轍慢公失職者視公務爲緩私務爲急而孰肯留心以稽古哉游公居敬字行簡以元統二年三月間來尹虞城蒞政未幾端本澄源起昔人所廢先構鐘樓驚夜周密使民知晨昏有常法度有在而不敢輕觸憲章脩三皇廟以嚴開天之祀極報本之

誠脩宣聖廟。矢棘翬飛。煥然改觀。俾儒者嚴朔
望之祀。而知本仁祖義。崇禮先師。置曝廈三間。
以肅事上之儀。而壯城池之觀。又施慈仁之心。
使訟者不曝於炎日之下。立廂房二間。俾繡衣
槐府之長。爲退休燕息之地。置儀門以止妄往
來者。置窰而得古碑於黃壤之下。乃宋宣義郎
章炳文之記。於是召石工採石鑿底而承其下。
使循良之名沒於泉泥者。復覩天日。是誠以稽
古賞善爲心者也。吁。用心若此。則民安得不悅。

服哉孟子云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監縣公
拜佺主簿阿都赤典史焦信趨事赴功亦與有
勞焉其身正不令而行誠哉是言也銘曰猗歟
君子秉德淵清守身廉介賦役均平邑生悅氣
野動歡聲舉遺興墜飭解增開義庭整飭聖廟
經營風煙增瑞鐘鼓有鉤興廉得秀發壤獲銘
佇看青史香溢循名

解字記

王質

虞城者虞舜之子封邑也其境土在禹貢豫州

孟潞之野舜禪於禹禹封商均於此地因舜之國號而不改故亦名曰虞自有夏以來至於汴宋經歷數千載隨時變易或爲州或爲縣或爲郡舊碑之文辨而正之既已詳矣亡金之時縣屬歸德府金衰廢而爲墟國朝壬辰渡河滅金之際復立爲縣然其土荒人稀百事草創官之廨宇亦甚狹隘加以歲月抑又傾壞迨至元十三年春介山馬公來尹是邑政寬刑清吏民見愛小大得所百廢具興將增脩廨宇以年未豐

稔不忍勞民至元十五年冬十月歲大熟農事
已隙與主簿裴公協心合謀會吏民共議之舉
欣然從事爰求匠石勤始土木正廳兩廊咸與
維新經始於十一月功畢於十六年之三月乃
命工勒石置之於壁俾余爲文余辭不獲遂錄
事實以記之噫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周易之言
也君子信而後勞其民魯語之訓也觀君改作
之功其悅以使信而勞者乎不然何以庶民子
來不日而成也至元十六年

明

○虞城縣遷學記

張 贇 教諭

虞城縣儒學以成化十四年戊戌夏四月既望
訖工士民相率懽於河南按察使前副使提學
天台陳公記之公以賢職學官有年知遷作之
巔未顧以見囑按虞之有學建置莫稽所自元
至元十三年主簿裴琮始建於縣城西偏窠凹
仄陋勢若坐井見者咸謂不利於人才永樂以
來欲遷者屢矣成化初訓導紹興王溢因民請

狀於有司。役幾興而弗果。八年知縣深引劉琮來官。衆以學之必遷爲請。琮然之。遂詢厥地。衆曰。布按分司處。治之東。亢爽平正。足以育人才。而發舒士氣。以其地抵爲學校。不亦宜乎。琮於是復遣王溢以狀請諸當道。而陳公實躬履其地。迺可其請。戒日經始。遂於九年之四月。首建禮殿五間。兩歇勢嚴體正。雄跨一邑。僅集事而琮遽去官。役遂寢。是年秋。適陳公提學過虞。大懼生徒廢弛。爰手圖規制。而命歸德州判齊安。

陳獻董其役收材於餘撤宇於舊權宜基構以備師生教學而經營之責則有待於將來也十有一年鄉貢進士太原王端表正來知縣事至則以學校爲首務然頻年天澇歲荒民因艱於興作端隨力之所至而度事之所急先作櫺星門以表於外次作禮殿門以肅於內至於凡百營建之需致之有方而積之有素於是年五月召匠鳩工兼出已俸以給之作戟門兩廡稱於禮殿殿之後爲講堂堂左右爲兩齋堂兩旁翼

之以房東爲教官退息所西列古今名賢姓氏
爲企德堂兩齋之南各作號房一連房前後繚
以院墻率仍陳公圖畫基構之舊而增大脩飾
之至於殿宇之有其飭階墀之有其度庖厨庫
廩之有其次教官居止之有其舍學之遷作迨
是始無憾矣釋菜有日士民爭先快覩謂吾邑
之絃誦寥寥數十年惟斯學一遷而士氣自倍
接踵賢科光前啓後今且厥工告成益遂來遊
之願鼓而篋絃而歌衣冠之輯日繁以盛化雨

之施日深以洽。園百里於培植造就之中。而梁棟桷榱登用不竭。斯陳公與令尹諸公所以體國順民作新學校之意。亦賢所以祇陳公之命。復土民之請而記以待之之意也。陳公名選。字士賢。稱賢風憲云。

○禱雨古法記

柳澤

陰陽愆候。鍾害游菑。有可防於未然者。有可治於已然者。獨旱爲無可奈何。惟禱神望雲而已。有司當重其務也。虞城古豫州之域。土田肥磽。

相半既不禁霽雨尤深快亢陽余叨祿斯邑屢
罹此患先數年頻旱頻禱間嘗幸雨鮮克慊意
成化乙巳歲自春徂夏引領雲霓麤麤在壠者

寢爲衰萎皇皇禱祀間憲司述古法布郡邑爲
救旱方余承方惟謹奉行如法其法甲乙日爲
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爲小龍七各長四尺於東
方丙丁日爲赤龍一長七丈居中爲小龍七各
長三丈五尺於南方戊巳日爲黃龍一長五丈
居中爲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庚辛日

爲白龍一長四丈居中爲小龍七各長二丈於
西方壬癸日爲黑龍一長二丈居中爲小龍七
各長一丈五尺於北方其祭龍文依韓昌黎曲
江法詞曰維成化二十一年月日虞城令文林
郎柳澤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於東方青龍之
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准古法
作神之象齋戒祀禱神其享佑之降甘雨以惠
茲人急急如律令其丙丁巳以下日期依文改
神名祭奉此先期齋心祓躬積誠以俟及執事

告備率官屬恭詣舞雩引咎責已陳災致禱自
甲乙東方青龍始次第至戊巳中方黃龍祭已
少頃油然雲作沛然雨零時有二龍見東南濃
雲中變化上下衆目良久一雨信宿方已閤境

霑足麤麤之衰萎者勃然蘓醒未幾暢茂條達
擢頰揚芒是歲大熟兼有異麥呈祥鄉人篋篋
詣縣一本五岐數本二三四者尤多良由聖天
子道德隆盛恩澤溥博光於四表格於上下以
故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雨暘時若瑞麥出焉豈

甲官小政偶能然哉於時遐邇歡聲騰沸士大夫交相簡會謳吟慶賞共嗟竒遇謀欲獻於天子之廷時無定見沮於異議然雨之應禱麥之呈瑞或偶然或必然其理窈茫莫測而司民社之寄者當以弭災銷患爲慮然而古之人行之歷歷有驗豈迂談哉苟處此時愻然坐視而委之曰大造然也我何能爲惡乎安享祿位其不天厭而人詆之者幾希愚雖無似但不敢受若直怠若事卓彼古法原自副憲高公援引韓文

所載文公尹京兆時法董仲舒祈雨有應具於
說苑韓董古先名儒二書所載可信匪誣余嘗
再用再驗其與暴虐巫泛蜥蜴者難同日語猗
歟良哉高公可謂先天下之憂而後樂者歟噫
旱魃爲虐古今天下通患餘事皆不可忽而此
爲害大救尤宜急惜乎此法書不多傳人不廣
見惟恐奉行者鮮克篤信而竭誠余所以喋喋
來歷之詳爲憂民之憂者告

瑞麥記

李高

史稱張堪守漁陽勸民農桑以致殷富故民有
麥穗兩岐之歌余深敬慕之第恨其見於東漢
也及觀翊運錄洪武三年寶雞進瑞麥五岐者
一本三岐者三本兩岐者十餘本誠由太祖高
皇帝有超三邁五之治故耳劉誠意伯頌以爲
和氣致祥信其然矣是雖見於國初余未獲際
其時亦不能不爲之慨嘆竊思安得一覩以享
太平之盛耶成化辛丑歲華陰柳君德溥以鄉
貢進士來令吾虞值連歲天勞民饑之後公以

清勤自勵以惠政裕民歲因屢豐民困以紓今
成化甲辰之冬乙巳春夏之交不雨老稚呻吟
公曰吾之責也卽齋祓禱神微雨隨降適憲司
條例雩祭五龍之法及其授受由來之遠羽檄
而至公益積誠懇依法禱之越三日層雲四合
大雨如注二龍或隱或見於東南明日又雨合
境乃足未幾余承暇散步東郊適見來牟吐秀
有一穗二三岐者又有四五岐者心雖異之竊
猶以爲一方耳明日四境之民接踵來獻乃相

與鼓掌笑曰此皆祖宗以來深仁厚澤丕冒率
土今聖天子纘承景運克篤前烈而柳公又能
祇若德意惠政及民和氣充於兩間所致也或
者以爲偶然殊不知慶祥災異皆人爲所感而
天以其類應之者也故有伏羲舜文之治則有
鳳至圖出之祥有桀紂幽厲之亂則有山崩川
竭之異有龔黃卓魯之守令則鳳凰巢閣馴雉
萃桑諸瑞之應不可誣也况斯瑞爲大有年之
占則上瑞也是以由漢至於國朝天造之初而

又至於今僅惟三見而已而今之見則又不於
平時而獨於禱雨之後不於他邦而獨於吾虞
之郊正所以昭盛世之太和而表柳公之善政
也豈偶然而已哉今幸目擊其事而躬際其盛
則有以雪余之夙恨而酬余之素志矣義詎容
默耶故忘其固陋書此以志喜若進否則有司
存

學宮碑記

左序 教諭

嘉靖九年庚寅故學宮阨於河決越次年壬辰

與城俱遷維時宰吏黃鏞施建廟廡堂門率襲
舊就陋迤十九年庚子凡齋號適用之舍猶闕
序以膚謏承乏教事始至諦瞻蕪陋弗稱進諸
士語之曰孔子立人極道光前古厥廟若茲誠
爲闕典是年季冬首以學門逼路之南且隘迺
謀闢有伉以新履視引力於署篆事丞高君位
崇基三尺進而之北二尋有奇堵門其上東西
繚環增塹南樹塞屏堦砌唐甍整整秩秩隻具
舊觀詰年辛丑仲春采諸議庀若材營閣於明

倫堂後隳以尊經焉閣成之秋楚澧州汪侯道
溪瑞蒞政期月而政通適關中焦君時霖由光
祿監事擢丞協恭亦慤侯抱清才爲民牧不務
浩繁獨知務學學故無泮發篲若干環之池堊
甃爲梁其外截業爲櫺星門三臺址環屏宏敞
加於學門仍撤戟門從而新之規模輪奐之美
黜堊丹雘施焉歲癸卯復爲進賢門五楹門迤
東西循迴廊上欄楹相匝爲號舍爲兩齋堂東
西側室爲軒三楹曰聚樂曰輔仁俱南面諸生

朝揖於堂而退脩於齋舍軒中雍雍於心目爲
舒皆充然若有得也又相啟聖祠前空地可射
圃廼卜構亭將復乎古禮於是相與樂觀厥成
僉謂無詎願一言爲虞士告余作而嘆曰奧哉
茲舉也知此可語爲學矣按虞城商均祚土邑
用茲名歷世罔渝昭舜德哉舜德爲聖人然其
進脩之極夔夔齋慄止耳好問用中止耳未嘗
窮冥元遠莫企我明建學造士實放有虞氏爾
虞士縫衣果冠栩栩集學舍皆知誦法孔子孔

子之道猶夫舜異時必有以道鳴天下者用爲名臣不用爲名儒斯無負於吾道苟專以明經拾青紫稽古誇車服者皆利也孟氏曰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是故善學者爲善爲舜不善學者爲利爲蹠諸生游息於斯其亦蚤夜有所思乎維舜維孔洋洋至神對越駿奔庶幾克念克敬而不至於淪胥潰敗將流而爲蹠也哉舜蹠之辨惟此幾希諸生其尙有取於斯言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秋八月十五日

虞城縣重脩啟聖公祠記

李思旦 訓導

辛未孟夏予忝領教事來任謁廟見潦水旋繞左右前後所謂啟聖祠戟門兩廡頽敝漸潰既見邑宰韓公首曰學廢甚欲脩葺曩已告掌教震田劉君矣更與君謀予應云學校爲政首務允宜脩必有其時有其財又董作得人有弗脩脩斯善矣公曰然卽檄達監司可之民乘農隙費出贖積又擇邑之能事事者董之自是戟門三楹兩廡十四楹相繼落成又以啟聖夫子根

本所在舊立乾位地勢卑下淹沒無存乃相地
文廟後中央高其基址宏其殿宇礎石之礪密
丹雘之交輝規制壯麗視諸往昔迥乎不同工
肇於仲秋而訖於孟冬吁公之於學校其用心
亦勤矣時乘縣務暇偕予輦而閱工匠有執杵
之人謳歌曰燕地耆英宰我虞城變通宜民民
亦載寧爰及豐稔葺我頽傾惟筐及筥荷土縱
橫築其洿下薨薨登登徂徠飭材百工呈能輪
奐美麗廟貌崢嶸春秋匪懈冠裳集庭以妥以

侑慰我神靈勿替引之韓侯所營震田聞謂予
曰芻蕘之言古人不棄公爲政得民徵於執杵
者之謳歌矣可無言以紀乎予不自量遂僭爲
之序而記之云隆慶五年辛未季冬吉日

虞城縣重建縣堂記

韓原性 知縣

舊邑堂在舊城建自元至元十六年嘉靖十年
遷城移今治四十年來地屢水形勝湫隘材木
腐敝極矣隆慶辛未春余承乏至欲亟脩之見
六房盡圯及謁廟又見啟聖而下若兩廡戟門

皆露地夫圖治有本神與文卷視堂尤急乃先二者工完之明年堂將覆乃徐查庫役空置與罪贖日積月累以俟興造人民之義者請捐遂上其事於分守查公檄可爰筏木於河濱積石於呂梁相方協吉鳩工飭材制仍三楹而宏峻之惟堅朴是務華藻則罔崇也夫上棟下宇取諸大壯風雨不蔽政何由出余於是役甚有不得已者若曰圖壯麗以輕改作是重勞吾民也則不佞惡乎敢隆慶六年十月之吉

○虞城縣題名記

韓原性

虞城古帝子商均封國歷代以來建置不同明
爲歸德屬邑在省東南隅界曹單蕭碭之墟監
司之所罕到地沃俗奢民逸無教是以政多因
循而宦績之有終者鮮也。惟以隆慶辛未叨典
是邦自忘其愚不肖蚤夜竭心盡力且三載諸
凡當爲者漸以苟完矣。夷考前賢文獻無徵題
名之缺蓋以爰邇於洪武四年迄今令自程君
而下若丞若尉凡六十九人來去歲月貫址備

列庶觀政者有考焉。夫君子出而經世宰物，本之身心性情，而徵諸庶民者也。故政治脩舉，民生利賴，其實心愛民，豈弟君子也，則兒童婦女罔不知其名。倘飾僞以要譽，則賢不肖在我，公是非在民焉。可誣者，昔司馬文正公作諫院題名記，謂將使後之人議其忠詐直曲，則斯刻也。虞人名實之辨，必不爽矣。吁，可懼哉。

○虞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陳

且教諭

嘉靖十九年教諭左序初營尊經閣於明倫堂

後追隆慶六年知縣韓原性教諭劉儒重脩焉
越一年余忝教事來邑而韓侯屬余記之余曰
夫六經者今之人童而習皓首而弗棄也乃顧
不明且行曷故矣夫亦文勝而實衰哉聖人作
經匪文焉止也悼道之鬱滯而垂之教吾儒尊
之講求其真實率鑿鑿可見之行以經術經世
務斯爲休也徒買櫝而還珠其說藉藉罔用則
不明不行固宜矣且如秦氏之不復畏憚昔墳
往諫燔諸一炬六經蓋幾掃地漢世宗首加表

章俾學士大夫咸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言是
誦是業不謂知所尊者乎乃說者曰秦人焚經
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絕又何也夫漢自田何
伏生申培公轅固高堂胡毋生諸人而後講經
者無慮百氏公孫丞相蓋亦專家通儒遭逢非
偶而不能宣古哲王理道茲其實用何有蓋徒
工空文竒袤變古淫哇汨真侮經瀆經正與聖
人絕儒者不能不從事諸家之文而獨抱遺經
反其所謂求之吾心實見諸用庶乎有得於尊

者哉夫經固筆此心之理而示人者也。三皇以前如山墳形墳邱索諸書悉蒙昧難識。夫子以爲罔闕厥心。其文莫用也。故叙書則斷堯典。稱樂則法韶舞。論詩則首周南。綴周之禮。因魯春秋。舉十二諸侯行事。繩諸王法。以成經。蓋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則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蓋懼煩文之亂天下。使天下務去其文。以得其實。而歸求諸聖王經世之心法也。漢儒不知而惟恐弗文。故其弊卒至於鮮用而絕經。容可

復踵其餘蹤矣乎。惟我明以明經簡父將興復古治。非若漢世徒有章表虛名爲吾士者亦當求體堯舜其時之術。不宜如漢之儒者弗適於行。故去文存實。尊之要者也。識其要經。或有明哉。明則行哉。於戲。畫前有易。刪後無詩。春秋不賴左氏而明。禮壞於大小戴之手。樂固久亡矣。書則蔡子謂不易言。蓋信惟潛之心者得之耶。是爲記。萬曆元年秋八月十五日。

修學記

楊東明

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夏霖雨爲崇邑中官舍民房傾圮無算文廟自正殿以下蕩然無存卽

先聖神主亦暴在風日中若諸賢則束而置之高閣耳噫斯文之陋至此又不啻宋伐木而陳絕糧也惟時令吾邑者嶠峨王公也雅欲起敝維新而憚於財功莫措余曰第舉之敬當效一臂之力也公乃約閭閻士民通學諸子經理正殿而戟門櫺星門暨名宦鄉賢兩祠公自主之餘兩廡計十四楹工費浩繁無敢任者余則與

弟貢生東光各領其一乃爲堅築址基慎選物料磚瓦石灰之類悉如自營厥室罔敢草率比及告成又爲朱其戶牖華其棟宇設以長棹令不移正其主位令不亂韜以新櫝令不塵補其遺失令不缺核其黜陟令不僭諸室中條理罔不備具而其他董工諸役亦各次第報成於斯時也正殿則巍巍然兩廡則屹屹然兩門兩祠則秩秩然月臺甬道濯濯然蓋規制一新而文明之象著矣厥績甫成無何而明倫堂又告敝

焉。邑父母盧公新受事，擬仍舊貫，則大勢全傾。將欲改作，則物力告匱，意頗難之。余弟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况原本之地乎？且與其因陋而遺不堅，孰若更新而圖經久？乃毅然獨任，盡棄其舊而新之。堂規制宏濶，工費數倍於前。弟竭蹶經營，不逾月而就緒。徘徊眺望，儼然一方具瞻矣。學博蔣先生偕其僚友朱韓二公曰：學宮縣君事也，而士紳任之難，衆擎易舉也，而獨力任之難。何期虞中有此尙義竒事，可令泯泯已乎。

乃相率徵余文記之。余曰：區區脩舉廢墜耳，何記爲？若借學宮而論學術，固所願也。昔者先聖在春秋，亦人耳。乃自天子至庶人，由一時迄萬世，罔不甘心禮拜焉。此何謂也？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功業偉乎！曰：論功耳，未及乎功所自出也。曰：德配天地，道貫古今，允矣大成之聖乎！曰：論聖耳，非所以論聖於人也。蓋聖人聖而人者也。聖不能離人，則人自不得異聖。試擬而言之：諸君無駭焉可乎！今夫赤子初心，純一無僞。

非皜皜無尚之真乎饑食渴飲夏葛冬裘非時止時行之義乎方寸靈明酬應不竭謂非一以貫萬不可也降衷秉彝萬物皆備則宗廟百官俱在矣人固各備乎聖體乃不能自聖而崇人之聖又不諳其崇聖之謂何豈非弗思之甚乎曰若然則宜人人聖矣而何世之庸衆之多也曰聖好學而人不好學耳顏子好學則復聖矣曾子好學則宗聖矣思孟好學則述聖亞聖矣人第不學耳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也學之道

奈何曰固藩籬則宮牆立矣明學問則門戶闢
矣極高明則堂可升洗心藏密則室可入矣而
要在堅一志以培其基也從事於斯始不負今
日紀事之意不然廟貌新而學不日新堂宇崇
而德不加崇則是記也木災耳

附祭 先師文

楊東明

惟歲序之不待人倏行年而入邁念至道之不
易聞徒白首而興慨果暴棄以自甘卽因循以
無害顧此生之難得忍同倫於草芥明師事

非皜皜無尚之真乎饑食渴飲夏葛冬裘非時止時行之義乎方寸靈明酬應不竭謂非一以貫萬不可也降衷秉彝萬物皆備則宗廟百官俱在矣人固各備乎聖體乃不能自聖而崇人之聖又不諳其崇聖之謂何豈非弗思之甚乎曰若然則宜人人聖矣而何世之庸衆之多也曰聖好學而人不好學耳顏子好學則復聖矣曾子好學則宗聖矣思孟好學則述聖亞聖矣人第不學耳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也學之道

得其教而興矣是故賢才天下之司命而教化
賢士之階梯此治理之要機而憂世者惡可不
汲汲講也萬歷丙申間中州薦饑閭閻子弟率
放棄不學余慨然念曰此輩收之則有造有德
棄之則愈趨愈下天生斯民使先知覺後知責
將在余乎乃闢隙地爲塾延良士爲師羣邑子
弟教之甫逾月而四境雲集比逾年而隣境響
應於是一不能容而益之再再不能容而益之
三余乃拮据歲入貢三師之費又慮辭章之習

非所以造士也乃爲提其宗旨詳其科條合文
行以並脩兼內外而交養務令知聖人可學而
至而學必以至聖爲期薰陶既久孚化漸深文
旣開通性亦馴雅余乃喟然歎曰性相近也習
相遠也教則所以端其習而復其性也顧不重
歟由是精進不已才器成而試於用豈非興平
治理之一資乎此余建學延師之本意也因爲
說俾諸生體余心而自勵云

築堤捍水記

楊東明

萬歷辛丑七月河水泛漲大勢南趨虞之北舊有縷水堤防一日警報數至謂韓家樓後堤將潰裂正衝縣治邑人皇皇莫知所措維時當事者方且晏然處堂不虞害之將至也余憤然曰士君子居鄉豈遂與齊民等乎患至不圖並葬魚腹中則安所稱全身之智濟時之仁哉於是括本莊佃戶并范氏焮炳諸家凡得天役三百人各令自帶畚鍤自携餼糧且各遣能幹家丁部其衆往而余則躬親督率之外則採柳索絢

捲埽以防衝刷內則樹椿加土堅築以防潰裂
初至之日堤勢崩陷爲二南半傾塌二尺有奇
爲奮力築平之纔經夜傾復如初又築之又復
如初葢人之力常不勝堤之潰余滋懼乃厲氣
率作晝夜無間猛風暴雨驟至無所避衆有饑
者犒之瓜餅倦者鼓之歌唱衆皆裸體舁土水
草中而歡呼踴躍如子趨父事如此凡五日夜
而堤功有成害用以息惟時蒙牆寺堤潰蕭家
口再潰而商邱永夏潁亳淮泗瀾漫數百里汜

濫橫流與古洪水無異而虞區區彈丸地乃得
平土而居之民有升斗之獲賴以全活是或救
災之方神眷有在而人事之備亦豈可盡誣也
哉余因而爲之說曰士君子居鄉動以閉戶養
重爲高以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義此在居鄉
無事則可耳若乃突然遇水火之災值兵戈之
變遭歲時之荒於是乎悉其謀猷殫其力量禦
災捍患保障一方事平難定退然養晦若無事
焉若此者豈非天生士人之意而士君子立身

救時之本分哉因援筆記之用以告夫鄉士大夫之同心者

玉皇廟記

張鵬翼

邑人知府

虞城玉皇廟有二一在縣東關一在城東南三里栗子堦上堦旁居民王曹陳劉丁馬六姓於嘉靖三十二年春同告知縣郭古川文顯給簿募緣建立玉皇廟於堦上翼以知府致仕家居實首其事與曹漢王學王華陳厚等竭力趨事賴郭古川委縣幕黎廳西岡率老人蘓邦靖督

鄉夫王曹吉及范丁馬四十餘人因舊基重脩殿
制七楹三門前門後殿南北崢嶸碧瓦蓋殿吻
龍盤脊簷門整飭光彩輝煌隱映日星當斯岑
寂之所恭建壯麗之宮恍若玉清聖境洋洋神
道設教天_以地順四時序民有德百穀昌疢疾消
妖祥息蓋亦虞地之禎祥也厥工始於嘉靖三
十二年至_改隆慶元年告成碑立於萬曆元年悉
將縣主并_舊綠布施脩工人姓名併鐫於石用
垂不朽云

觀音祠記

張鵬翼

歷覽名山大川仙跡靈境與夫郡縣都墟池源
井泉之上不有佛寺必有觀音堂閣建創於其
上若濟瀆濤江之廟是也屹爲一方之貞肅渙
散之群情俾之洗滌穢惡而納諸明潔之域蓋
以順天道而篤人倫省刑戮而消殄災非若淫
祠厲鬼之媒孽兆釁假威煽毒利香火享牲牢
血食愚蚩之氓奔走男婦祈求非望之福者之
可同日語也虞城舊縣原有觀音堂及新城改

遷南門內大街之西南典膳張現等甃井一眼
龍泉甘美養育千家澤濟甚衆乃靈通之小境
也井畔他處多設菩薩堂以鎮之傍井而居者
善人耿南自言於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十二日
白晝夢見菩薩大顯靈異忽將南懸之高閣絕
頂上視窅無岸際下窺迥若萬仞顛險墟危幾
於隕墜俄然驚省魂神昏恍汗流浹背遭此一
劫卽欲井邊起建觀音閣力不能支於次年正
月十六日復夢如前始知金神覺我者乃所以

佑我也改邑不改井井者萬世之利也觀音者
護國佑民救諸苦難而普度群生因井建廟京
師郡邑之所共有遂告諸隣衆皆願効力共建
廟像沐浴齋戒各發虔誠粧釘緣簿普化城內
達官信士咸願施貲財買辦磚瓦木料爲創造
廟閣之儲廟地一區善人崔嵩所施也收貯資
財鳩工修理者信人張惟性賈守道裝塑觀音
神像蓮坐山臺則己丑進士張北海也南惟專
募緣分文錢財不入私手又投告邑侯廣東鄱

陽胡金峯公素行雅良恤民事神見諸政事遂
批判字押鈐蓋印信使人人知是經營之公而
施財捐物欣然布出之有名矣閣像茲已告成
廟前善人王齊賢與弟王齊民願輸已資飭砌
階垣肅以門屏兩設路徑聿分內外丹楹朱戶
堅秩壯觀俾焚香汲水不致混雜庶神妥於位
而鍾靈泉溢於竅而愈冽永爲合境尋聲救難
之福用是刻石垂諸萬世於不朽

○張仙祠記

潘溥教諭

張仙卽帝君。歷世變化。不可指其爲何人也。秉文之德。典司化權。應文昌張翼二星。以故文士多祀之。奉天帝玉旨。佑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生於周。顯於秦漢。大顯於唐宋。以迄於今。有七十三化。又有二十四化。予初慕化書。如渴思飲。旣而任海塩訓導。謁張仙祠。拜鄉士夫春元王公文祿。出化書以示予。大喜曰。想慕十數年。而一旦見之。此天幸也。後事兆矣。展而讀之。皆續世右文之事。其飛灑神翰。體骨不凡。天

筆所臨風度自別且示我以享祀之期之禮嘉
靖甲子冬予轉官虞庠逾二年春元胡公以智
倡議建張仙祠托兄胡友以仁疏之持以示予
予曰昆季有敬事張仙之心而尙未得張仙之
詳也出化書奉覽春元蹶然拜手曰予惡知張
仙之神之靈如此哉此我祖宗神靈教我也諒
所求有獲矣因以告之邑侯武公公可之助之
凡士夫邑人亦樂爲之助焉廼卜地城闔之東
崇之臺基建之廟宇肖之像貌環之垣墻前爲

門樓扁曰瀛陽紫府示其爲神之行宮也始事於隆慶丁卯春之三月迄工於是歲夏之五月落成屬言以記予惟孟子有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以無後而爲不孝之大似矣尙未書無子之罪也夫人之有生本諸父母固矣而溯本窮源推而極之無一人而非上世盤古之所生也上而爲盤古之所生則下而本支萬萬世無窮之裔當自我一身衍之旣與天地而同其始當與天地而同其終也人而無子則自盤古萬萬

年一脈之傳自吾身斬之矣何罪如之夫人窮勞怨恨則呼天疾病痛苦則呼父母蓋以天者人之始而父母者人之本也人而無子則可怨可恨可痛孰有大於此者將籲諸天天道遠矣將告諸父母父母逝矣而張仙也者乃所以出納造化之命而父母斯民者也舍此其誰控訴也哉此張仙之所當祀也但聰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禍淫神之靈也得膺元社之錫必其人之可錫而錫之也人苟弗類則先自絕人理矣

神其祐之哉。胡公累世篤深長之祐，昆季衍長發之祥，謀猷審先務之急，公之所爲，皆神之所與也。後嗣其昌矣乎！且是舉也，爲宗嗣求之，爲萬萬世子孫求之，比之媚神以邀福者，相去遠矣。是不可紀也乎哉！予不佞喜春元發我心之同然也，謹次以凡有助者，悉勒之碑陰。

創建關聖帝君祠記

西關牛里村

范良彥

邑人御史

粵考關聖帝君聲聞立極，彌久彌尊，祠宇之麗，秩祀之崇，內自都會郡邑，以至絕徼窮髮之地。

莫不建祠而尸祝之。夫漢建安迄今二千餘禩。其英武振世。伏劍死忠者。獨帝也哉。然帝之烈。獨赫赫在。目久而長新。蓋惟精靈正氣。克塞兩間。通明感應。無古無今。此帝之所以獨盛也。虞邑祠帝者。在在是祠。舊制西城之闔。邑茂才黃君甲第建也。垂成二十餘年。乙亥春。流寇東犯。爰窺我虞。余率士庶登陴。循視察地勢之嶮夷。以審守戰。時帝祠突兀臨城。昂並雉堞。余曰。殆哉。祠勢如援寇。至可升伏。可攻上。擊石可匿。得

神其祐。妣擗。胡至。嚶。世儻。環上。點。毘。中。斷。復。

莫戎系。臣。皇。卷。之。八。藝。放。亦。亦。言。史。果。身。已。事。急。

矣。第毀之。譴怒當加我身。公等無與也。而亟索袍笏稽首而告於神曰。神祠於此。蓋二十年矣。城無萑苻之驚。惟神之靈。今寇薄我虞。神寧不衛我虞乎。然神宮距城之要。實妨於虞。事急從權。今欲毀神。如罪毀。卽咎我無殃。茲民神若驅寇。我當更新神宮。祝訖。醢酒於石。遂毀之。越日寇果至。力攻西城。卽神祠故處。是時神宇雖徹。

神像未徙寇者以絮褥蘸水裨門板曳距城下
依神像以自蔽余率守陴者擲火器磚石兩賊
一死於焚一死於擊賊無所匿相戒不敢復攻
惟蟻繞於外凡三晝夜忽自驚潰棄鎗釜梁肉
逃數十里外復相顧曰追幾逮矣先是虞土爲
垣夫以土垣卑隘當數萬之侮凡三晝夜不克
而反自驚潰於一朝恍若有擊其後者非神力
耶且是日也火光燭天炮石如雨帝像端拱於
此靈光巍然鬚眉無恙反若餌賊而代之擊又

非神功之顯示也哉。於是虞民歡騰舞蹈咸頌神之有靈而訝余之見諒於神也。賊退之日余當新廟貌如前祝捐鏹三十數暨閭邑士夫捐鏹有差大抵近三百金。是祠費計千四百金有奇。皆余家人張來自輸無多募也。謹諏暮春之朔鳩僱工役闢城西之地而宮帝焉。先是祠基爲茂才楊君春融地。茂才亦輸心喜捨。余更以檀香廟地相易以襄厥成。歲終訖工。凡十越月而落成焉。規增敞貌增煥。南面端居象帝道也。

琉璃金碧丹雘翼以兩廡屏以棹楔設像
以靚艷如也凡祠宜有靡不具備工竣之日虞
且薦馨香羅拜於階下曰用是庶以報神乎余
曰唯唯否否帝之期報者正有在也帝生以忠
信慙正爲心而虞人士能以帝爲矜式事君以
忠敦友以信臨事無肩鑄不墜帝君親上死長
之道是則爲真報帝矣帝其掀髯而解頤乎若
夫么魔小醜悉以是道弭之奚俟帝君之威攝
也哉乃重宣其義而致辭於石俟纂邑乘者采

焉詞曰

舊肇帝宮。墻闔之側。爲虞干城。享祝不忒。狂豕
突奔。如濟其攻。釃酒祝尸。爰毀崇墉。神不我咎。
復庇我虞。執訊獲醜。嘿爲之驅。聖德在天。健行
不息。千古一朝。誅逆無斃。維神之武。援我兆民。
無心務施。如天之春。肯構新宮。彤彩其色。用茲
報神。神曷可宅。賢聖視人。如父視子。曰賢不肖。
乃爲憂喜。忠君信友。趨端履正。以茲淑身。報神
孰甚。欽哉帝德。圭冕儼然。胡然而帝。胡然而天。

一月干江帝光維溥爰潔蒸嘗庶歆茲土崇禎
八年歲乙亥長至之吉

○住罡鎮泰山廟記

范志懋

邑人
僉事

住罡古浮屠不知創自何代俗曰住罡寺下有
鎮遂名焉舊無泰山廟今某人等肇造也落成
日徵文於愚志歲時愚素不能文義不容辭也
因詰之曰祠之建也福邀乎曰否罪懺乎曰否
或見神之靈爽赫奕祀以奉之乎曰吾儕鄉人
不知神之靈而不能信其不靈請竟其說曰某

鎮也。南通潁亳，北連秦岱，去黃河之渡不數箭道。秋冬間，謁山輦任者，輦者、車者、牛者、扶携老少婦女者、路拜者、行李之往來踵相接也。靈耶不靈耶？愚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只合如此。曰：未也。儂所見如前。士女行讓路，坐讓席，食讓匕箸，犯者譴之甚忤者，當之不較。靈耶不靈耶？愚曰：洋洋如在靈矣。曰：此攝人之身也。凡仰止來者，誰不洗滌之，斧藻之，齋戒神明之，兢兢業業於獨行獨寢之，衾影靈耶不靈耶？

愚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靈矣靈矣神靈乎人
靈乎神得人而靈乎土壤之高也金玉之莊嚴
也廟貌之巍巍峩峩也紅黝丹漆之輝映也人
不往焉邱垤止矣神之靈人之靈也人能造神
之像造神之容色造神之宮闕殿宇甚且造神
之言與事造神之種種靈異神不能也神之靈
人之靈也爾輩以爾之靈用之父母兄弟夫婦
鄰里吾見父靈而義母靈而慈兄靈而愛弟靈
而敬夫婦靈而唱隨鄰里靈而相親相睦人如

此靈舉足皆福。何罪何懺。如此廟可以不作矣。
曰非也。古語云。過闕下。過廟趨。靈不觸不發。發
而後見其靈也。今廟成矣。與古浮屠爭崇隆。爾
輩果如爾所云。攝身攝心。常如朝山祀神時之
畏懼。則廟貌之檢押。豈曰小補之哉。如曰自我
作之神。必據我是聽神之故。智也。若今日若干
楹若干棟若干垣。字戶牖。總烏有也。而我有其
誠。自我有其神矣。故愚不記廟而記神。不記神
之神而記人之神。衆以爲然。因援筆而書之。格

思軒

西關橋工碑記

范會吳

邑人
千戶

綸城望汴門外舊有磚砌橋壹座承平日久風
雨摧拆止存盈尺甲戌春流氛侵豫在在鶴驚
侍御濟畧公慨然首倡約衆捐貲起架浮橋四
面有墻中立凭欄輝煌壯麗燦然可觀乙亥正
月有寇薄城攻圍三晝夜橋工盡爲灰燼是歲
秋先將軍率衆重脩甫逾五載時維辛巳芒碭
盜起司官等聚衆煽亂先督師成六叔鯁鯁然

爲城守慮也。命子金吾動吉第脩甕城濬海濠。橋工整飭如初。壬午三月西賊破城。橋復壞。紳士彫殘之極。竟無力能脩。土谷遊擊將軍馬公諱垣號澧水。提兵過虞。捐囊金十二兩。生員楊復陽。義民梁雲鶚等督脩。而橋復成。屈指三載。橋又傾圯。往來病涉。義民程守志等謀於余。余曰。此義舉也。汝誠毅然爲之。吾當協力爲汝助之。因募之闔邑。不數日而輸錢輸木料者畢集。鳩工庀材而橋告成矣。請余言爲記。余武弁也。

敢言文乎哉。謹記其始末而勒之瑣珉。時在崇禎十七年也。

○虞城縣范侍御脩城記

宋

權

大學士商邱人

虞距府治之東北。土城卑隘。當黃河之濱。每河漲。城幾如沼。出沒於潮汐澎湃之間。歲苦頽圯。嘉靖十年。徙虞於茲。時和歲平。固無浸泊之警。而積雨頽圯之患。猶是也。萬歷壬子。邑大司寇楊公率工而脩葺之。嗣是歲。煩徭役。司民瘼者。不能無隱憂矣。崇禎八年乙亥秋。余奉勅南征。

從輿中望故墟林莽間雉堞錯出人曰此虞新
甃城也余喜而登閱之見其臺隍峻浚囊括萬
象乃浩然嘆曰壯哉麗乎抑亦異矣夫兵燹之
後觸目皆殘破之區而虞獨完且壯麗異疇昔
此必有大功德主在時邑之士民忻忻交頌於
余曰是惟余邑直指使范公之功因道其舉事
始末甚悉乞余言鐫石以志不朽余曰大哉君
子之行道也道在濟民則無慮乎孤立而無成
初公爲脩城計募銀千八百有奇僱工興役爽

昧綜理無何工繁財匱甓告乏而役告逋矣公
除例派外自蠲家貲五千餘金既又乏逋公仍
折輦帶質簪珥復奏千金以就緒城高二丈二
尺有奇長一千四百餘步樓堞弘敞翼如也女
墻逶迤森如也睥睨之隙置厦凡八十餘楹爲
城卒栖息奏角之所工興於是歲孟夏朔二日
至重九日訖工自茲以往雞犬不驚紡杼輶軋
相接於閭閻晝而舍舖宵得寧寢皆公之功也
先是寇薄城下公率縉紳衿佩及虞之齊民樹

幟城上自著皂帽挾匕首募食露寢於斥堠之間發縱指示生擒賊數十人格殺之衆皆驚潰寇旣退公復率衆曰寇狙狡如飄風因安弛備可乎吾與子得安茲土者城之力且書云有備無患城其最大者於是牘請於官易城以磚衆當此時有難色公獨投袂籌畫其間焦心毀顏掾民如已治城郭如盧舍甫五月而大功成亂能靖之安能守之興起禮俗福民而禪於國家公之偉烈爲何如虞民之德公方世世無斁也

哉昔詩人羨召虎謂其能嗣祖德公系出宋文
正公喬自縫掖以至筮仕莫不符合先公事實
在一邑則一邑安在天下則天下安矣豈獨於
虞爲一大功德主而已乎是役也申請爲程公
萬里董役爲李公根深繕完爲秘公業捷皆邑
父母也公諱良彥字毅伯號濟畧萬歷丙辰進
士由行人司歷監察御史云

國朝

重脩聖宮記

王體晉

夫斯文首善之地一邑之風氣攸聚而文章之效靈胥關焉其所以妥侑

先師之宮廟當不得次第議之自明萬厯三十四年大司寇楊公東明重新廟貌迄今五十餘載歲久頽敝兼兵火之後無復過而問者皆

與朝龍飛之八祀歲次辛卯僉憲楊公春育拜謁先師目擊大成殿傾圮而喟然嘆曰是蓋余先人所作余獨何心而聽其圯壞若此乃慨然以鼎新自任輸金粟計工程而舉事焉於是庀材鳩

工負篆龍吻遵其制節稅楹檻壯其觀丹堊鏤
刻昭其文不兩月而工竣乃備牲帛香燭邀閭
邑紳士本庠師生等迎

先師神主登諸寶座迨丁酉歲邑宰蒲城雷公豫
來蒞茲土恭謁聖廟見其鞏固嚴整而深嘉
楊公之獨力克成繼美前徽但兩廡猶有傾頽
之狀周圍宮牆尙在烏有雖廟宇巍煥其餘半
屬未完乃矢志整飭者久之而又奉新

旨脩理學宮爲第一務遂糾紳士而謀之以爲繕完

計衆曰唯唯與有同心而楊公不惜物力復嗣前績起工於丁酉之春及夏月兩廡宮墻咸告成焉先是庚寅歲邑宰徐公斌司鐸梁公祚隆李公廷獻糾貲率衆將櫺星門戟門泮池就理而獨慮殿廡垣墻所費不貲艱其任而難其人也至是楊公克完之毅然墜脩而廢舉厥工懋哉廟貌煥然觀瞻聿新是宜永勒鼎石以傳不朽云順治十五年戊戌仲秋穀旦

重建縣治記

史

鵬知縣

夫封建一設分茅胙土而邑縣列焉邑中官署
卽與邑縣並峙蓋上以關四野之風氣而下以
聳萬民之觀瞻者也虞封自舜子商均其來舊
矣而縣治亦與之俱久濱河濕瘠衙舍歷經多
年且兼兵火燹毀化爲烏有不佞鵬於戊戌之
春三月承乏茲土圖居民屢湫隘不堪不惟褻
狎體統且六房文卷各役帶自身邊成何綱紀
詢及舊縣遺基止有大堂三楹係前任張令近
督修整尙未丹雘監禁一圍亦前任雷令創造

粗就現在庫樓一所大門一所傾頹者十之二
三此其所僅存者其餘盡屬平原不佞鵬卽出
俸貲鳩材雇工勉力圖成而二堂三堂始就緒
焉至於內宅主房乃僉憲楊公春育同弟貢生
春融尙義急公獨力告竣東房司理劉公中砥
亦克成厥功焉西房貢生范公志孝范公圍大
范公錫侯生員范起垣協力共勩相與有成二
門高北斗捐貲從新亦稱慕義其餘隅筭小室
不過數椽茅茨閉風雨而已雖然六房賓館尙

未週全而辦備物料可次第就理焉以二十載
傾圮之工程創造一旦閱三月而落成不佞鵬
敢云善建不拔以壯麗自侈哉不過藉縉紳大
夫聚腋成裘之力爲居多使後之不下堂而治
傳諸永久知不佞鵬與有心力焉則余一片縑
繒宣上達下之苦衷當與此地共見之亦何敢
自施成勞約畧其梗槩以志歲月云爾時在順
治十五年歲次戊戌季冬嘉平月識

義塚碑記

李仲極

知縣

慨夫憐憐幽火苦向淒風落落荒樞卧迎寒雪
朝廷有設狐之典西伯有瘞骨之仁今古爭傳洵爲
勝事者也予承乏是邑僕僕牛馬蹉跎歲月一
日供事河工目睹堤之左右樞樁纍纍有半土
半露爲狂風怒雨而摧殘者有全樞暴露而無
苦蓋者有櫬板不全竟爲饑鴛聚蟻而戕其骸
骨者愁雲慘淡舉目傷心近郭者如是而荒煙
斷草下里窮鄉不知更當何如窺其所由或力
艱而不能葬歟或故鄉遙遠孤魂遊蕩而不能

歸歟。或家本寒微，而原無林墓之地。歟。日夜徬徨，輿懷歎息。予欲於東西南北各置一區，移其暴露，葬其新柩，升斗之祿，力不從心。欲廣行募化，恐嫌疑招議。再四躊躇，惟捐薄俸先創始於西關之外，購地四畝，坐落甘北里地方，立爲義塚。有主棺木，或子或孫，或同姓族人，速移埋葬。而無主者，予捐俸掩埋。妥彼幽魂，完我心願。塚之四至，以石塊壘堆。俟令屆春融，栽植柳株，以分疆界。使後有同心者，按界得以守護，而舐涎。

者無隙可乘噫掩無窮之屍骸葬有主之柩櫬雖曰施恩於不報之地亦守土爲政之一端何敢哆然而紀哉至於四方各置一區就近掩埋更所願也聊紀片語以俟後來君子是爲記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日

○惠民溝記

李仲極 知縣

虞地濱河瘠邑也地勢窪下每遇霪雨四野汪洋平陸可行舟楫田禾盡滄而城東地勢尤窪積水猶巨浸經年難於耕播居民困甚余承乏

以來六載而三澇怒焉傷之因自思曰弭災患以恤民隱司牧之職也通溝洫以備旱潦經野之規也寧無利導之方而坐視其困歟謀諸紳衿耆老僉云明代萬歷時縣城東南開水溝一道通夏邑之單家溝而水入於王家口河維時地無積水屢獲豐稔厥後黃流衝溢沙淤溝平倘因其舊跡而疏濬之庶霑潦其有備乎余是其言躬詣相閱揆現在之情形驗往昔之成效灼知爲防潦之要著遂毅然有疏濬之舉請其

事於撫憲而幸蒙許可也。於是審水道酌變通量溝分丈樹標列號令東鄉有地之家計畝均工定期戒事自胡家樓至陽堙寺仍照舊跡疏濬自陽堙寺至王家口河由舊波河身至秦家庄開溝一道最爲近捷經始於康熙二十八年十月初一日訖工於康熙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統計溝長七千六百八十丈口寬一丈底寬五尺深五尺邑之紳衿耆老復懼其久而湮沒也請錫之以名而記其事余惟

朝廷設官以惠民也。惠民之政，惟農事爲最重。農功之事，惟溝洫爲最先。顧是溝也，昔年開之而民受其惠，厥後淤之而民受其困。溝之係於農事，爲何如乎？故以今日濬溝之舉，合之昔年開溝之役，惠民之意，先後有同揆也。名之曰惠民溝，可矣。獨是溝之成，毀何常之有？自萬厯迄今，僅百餘年，而其間之開而淤，淤而濬者，已歷再更焉。知後日不復淤，而亦如昔日耶？蓋天下事物之變遷，關乎運數，而政治之脩舉，端在人爲。因

循而置之。則廢者終廢。振起而行之。則廢者可興。是在同志之君子各盡其職。各殫其心。而不失乎惠民之意。斯千載如一日矣。何慮其湮沒乎哉。故記康熙二十九年月日。

同前

閻邑紳士

朝廷設官分職。凡以利民也。故爲民牧者曰與利。曰除害。二者恒相因。去其害正所以利民也。古來之牧民者。皆因地之利用。知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而食必資於地。虞城界黃河之南。相距

僅十里許地勢最下河濟之間其地夷衍無高山大阜爲之障塞河流失道則泛濫旁溢大雨霑潦則積水經年不涸西成失望而東作復輟今歲之災來歲因之此歷世之通患也考明萬歷時邑人司寇楊公東明抱饑溺之憂謀於邑侯王公納言請開溝渠以通水患爰同邑民相其地勢之高下道路之去向由邑城之東南至陽堙寺計四十里東轉至夏邑之單家溝而入王家河口計十里下流入橫河由睢溪口入黑

塔子河會歸洪澤湖水有去程無旁溢不病隣
封計至善也邑侯具詳撫按合疏題請開渠一
道以疏水患歷百餘年民享粒食之利皆司寇
楊公邑侯王公之遺澤也後緣黃河屢決而舊
渠淤沒一遇霖潦積水如故比年以來地蕪民
貧供賦爲艱邑侯李公諱仲極者目擊情形軫
念民艱集邑之紳士而議之曰虞城地卑下積
水不流非謀疏濬則其害將不可以紀詢之父
老謂吾邑有舊渠一道乃明萬歷間所開以疏

水害者今雖壅沒而遺迹尙存非奉上行不敢
擅舉具文申請適置撫軍閫憲檄下頒有虞
永夏三縣地處窪下疏通溝渠以除水患之諭
誠虞民百代之遐福乃恭逢千載之奇遇噫嘻

何賢公祖愛民之鴻慈與賢父母恤民之至
意不謀而輒合若斯耶維時邑侯李公先勞是
任履畝查勘自邑城東南至陽堦寺仍循故道
疏濬自陽堦寺由秦家庄至王家口河照舊溝
式開溝一道樹標列號計數分工疏鑿溝身口

寬一丈底寬五尺深五尺自邑城至夏邑界五
十里萬民鼓舞樂效其力任其功均其勞庶民
子來不旬日而溝渠告成名之曰惠民溝蓋以
見公祖父母緩我嘉師之意也哉又慮四境
之內有去溝遼遠者不能疏濬復令各從民便
開一小溝通入大溝凡境內之民無不共被其
澤善政美舉始於何年重開復濬繼於何官是
不可無記謹勒之石以志不朽則李公之德與
楊公王公之德並不朽矣是溝雖成而歲月變

遷烏能保今日之開濬不仍蹈前日之壅沒耶
是又望於後之賢父母矣康熙二十九年月日

脩學記

李銓

知縣

癸亥秋虞城鬢序鳩庀落成邑中士大夫咸曰
茂草荒墟幾二十年一旦興復甚盛事也不可
以無記考邑乘學宮同縣治遷建凡三廢興矣
萬曆三十四年遭霪雨盡覆明末率爲賊毀因
循墜替庚申孟冬銓之官謁廟不忍仰視卽謀
脩舉而滿眼鴻飛隴畝未闢何敢遽議土木自

庚之辛招流移勸稼穡諮閭閻疾苦逃散居民

稍稍復業繁植桑麻家聞弦誦今歲春余乃倡

言攻作因與教諭劉焯竭捐薄俸率尙義紳士

多方勸募輸貲者鼓舞輻輳遂先經營禮殿次

及兩廡戟門泮池櫺星未數月並啟聖名宦鄉

賢各祠同時告竣一切磚植皆新購從赤地再

造基址寬廣仍舊而棟梁榱桷皆砌繚垣率多

增置戟門泮池更曼異往觀釋菜有曰士民拱

瞻輪奐篋簾在列衣冠之輯殆數十載無此矣

虞原梁孝王郡鄒枚載筆兔園詞賦掩映西京
地當中土四方風雨所交休聲遐暨諸生能翕
然端尙爭自濯磨寧僅鹿萃雁塔冠科名於宇
內哉工肇於癸亥春訖於仲冬監工教諭劉焯
訓導劉漢官王之相任勸進士耿惇鴻臚寺序
班楊覺德監生范公遴生員胡顯昇劉玉堂董
事舉人王燾劉天賜許士正貢生李中龍監生
張起元生員劉之砥袁本貞李中節李如桂范
仔張大中韓仲玉范國彥張聖期劉宗唐范潔

張丕朗范德溥范之紀胡溶然李國柱汪志統
李可植力任鳩庇不辭勞瘁義民李心純康熙
二十三年癸亥十有一月記

○廣濟堂記

王士俊 總督

雍正十二年知虞城縣事張令於縣治西關得
舊宅一區榜曰廣濟堂屋二十四楹其直一百
二十兩召邑之鰥寡孤獨一百五人以居而授
之常餼捐金則署歸德府事開封郡丞金山四
十兩前歸德太守馬駢雲二十兩令一百兩丞

簿司鐸以下各有差薦紳之在籍者則候選員外郎江天增一百兩候選主事杜增二十兩九江太守蔡學灝子理經八十兩餘各有差又士商衆庶并力一心至有婦人之賢若劉門孫氏者亦百金焉通計凡一千六十兩五錢捐穀則紳士許寅以下各有差凡二百十九石一斗捐地則中丞許公尊甫士正一百畝掌科耿公子興宗六十畝餘各有差凡一百六十畝釀金所入則屋之直取之其贏餘復置地四百一畝庄

舍五十六間。於是居有所食，食有給，衣有資，疾病死亡有恤。令乃以狀白予。予於是嘆令之賢，庶幾知民休戚而虞邑之漸仁摩義於

邳隆之世者，足以見鄉鄰風俗之美，爲大河之冠，何其盛哉！且夫虞自有夏肇封，歷世千百，其邑古一矣。禹貢導荷澤，被孟諸，孟諸爾雅十藪之一。又其地故梁孝王國，史稱梁居天下膏腴地，厥土特饒二矣。班氏地理志稱宋民厚重多君子，而王仲敷又言元勳雋老五世其昌，則王文忠

趙康靖諸鄉先生之遺澤其風自上乎是其俗之茂也三矣若夫百里之宰縣大夫之政吾得二人焉唐李錫宋章炳文也錫有苦井之清名三柳之遺愛而炳文表章曩跡知無不爲前事之師厥治孔良四矣邑古也地饒也俗茂而治良也令以其間益撫柔此民飲食而教誨之使丁壯緣南畝而鰥寡孤獨窮困之人亦永有賴焉以告於吏之長吏之長以告於

天子而無失乎

聖人仁育萬物之心。斯則吏治民生之大者。遠者。其必由此也。夫是役也。令賢能。子其民。宜書。諸典郡者。貳邑者。實左右令。亦宜書。薦紳先生。以倡其縣之人。縣之人。同德比義。前規而後隨焉。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也。遂書之石。張令名元鑑。上虞人。丞夏崇謙。新建人。簿吳廷清。錢塘人。尉秦懋梓。宛平人。同捐姓氏。並勒石陰。其無遺一人。以勸善焉。

虞城縣重脩學宮記

張元鑑 知縣

繫維

至聖先師德侔乾坤教垂萬世上自侯王君公下
至庶人莫不知仰數仞宮墻况

聖天子崇儒右文海內讀書之士蒸蒸蔚起宜妥聖
之宮殿無時不巍峩壯麗整肅端嚴乃徃徃瓦
崩椽壞甚至墻傾殿仆而不可以寓目總由脩
補之不以時而典司者之不得其人也余之來
令虞邑也在雍正己酉之季冬三日謁廟遙望
聖域賢關以及櫺星門木盡朽腐進之而泮橋

傾圮幾不可行。名宦鄉賢兩祠亦鼠穿鵲巢而
勢將傾覆。更進而仰瞻乎大成殿。則棟柱斜
倚。碧瓦缺殘。詢之在庠諸生僉云。每遇陰雨。遍
殿漏濕。卽聖座亦在霑霖之中。至兩廡十四
楹。更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余目擊心傷。第
其時歲當大旱。正在議蠲議賑。官民交迫。卽急
思爲脩葺之計。而殊未遑也。越兩年歲稍稔。因
舉夙念而謀之。邑封中丞許公恰有同心。余乃
首捐俸爲之倡。由是闔邑仕宦生儒無不踴躍

爭輸許公爲余言鳩工庀材實予之責第予髦
矣懼弗勝乃擇紳士之賢者六人共襄厥事工
始於壬子之冬訖於甲寅之夏舉前之廢敗將
盡者一時而丹碧輝煌余於其時歷覽一週怡
然稱快又念典守無人恐成而易敗因募看守
學夫一名使居其旁專司鎖鑰越未幾忽奉

上諭嗣後凡地方官及教職去任文廟俱入交
代冊內余讀之而喜曰是殆得我心之所同然
者從來亭榭屋宇脩補以時則可久任其剝落

則易敗嘗見民間房舍脩建既成寢處其中一
瓦一椽之或敝則從而更易之以故風雨不能
爲之傷鳥鼠不能爲之窬父傳子子傳孫恒有
歷百餘年而堅固如初者按虞學之脩在康熙
癸亥經今甫五十年而零落破敗一至於此良
由前之宰是邑者勞勞於簿書其於 文廟僅
一朔望拜謁卽見有殘缺亦視以爲不急之務
至司教者卽朝夕目覩又自以爲冷曹寒員力
不從心且視爲傳舍而心計之曰不轉盼而責

不我屬也。遂互相推諉。以至此耳。今余與虞邑紳士捐輸者數百金。締造者幾兩載。亦云竭盡心力。始獲見廟貌之聿新。方謀爲善後計。而卽適有是例。後之官於虞者。縱不切水源木本之思。亦當念考成。惟我之懼。自將不時防護。加意脩補。而不至仍如從前之任其摧敗也。則自今伊始。豈不歷世世而鞏固不拔也哉。因喜而叙之以納諸石。是役也。同事者爲教諭盧岷。訓導毛文新。典史秦懋梓。總理監脩實維許公士正。

而分採辦督工之任則邑紳士杜增袁去怠范
繼芳劉質范遠劉璫也例得並書

○醫祖華公廟碑記

沈

儼

鹽城人
知縣

公姓華氏諱陀字元化三國時人史稱其曉養
性之術年百歲而有壯容時皆以爲仙精於醫
人或疾結於內公爲剗腹洗腸除去疾穢既而
縫合一月皆平復蓋神伎也廣陵吳普從之學
語普以導引事曰人體勞動則穀氣得消血脈
流通病不能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公伎也近

於道矣。然公本土人，耻以醫見，又高蹈不仕。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曹操延治頭風，立愈，旋辭歸。操累書召之，又敕郡縣發遣，卒不至。操怒殺之，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不敢受，其術遂失傳，惜哉！」蓋操負梟雄之才，意在篡漢。公之初就操也，尙在其罪惡未播之時，及久與操處，其種種不軌之謀業已敗露，公必有大不堪於心者。故托故而還，數起不反，卒以見殺。嗚乎！當是時，操方欲羅致天

下豪傑以共成大業。海內英俊之徒，皆競爲之用。其心實多忌刻。故孔北海禰正平輩，俱以計致之。死公之不能迺於難也。又何足怪。要其心懷痛憤，不爲黨惡。孤潔之性，自堪千古。後世論公者，僅以方伎目之。是豈足以盡公也哉。公譙人也。譙卽今亳州。遠近多公廟。虞邇於亳。祀者不一。而西關廟則順治十五年邑僉憲楊公春育所建。今乾隆三年，楊公從孫念祖率廟旁居民，重爲脩葺，落成。余適寓虞，念祖請余文以勸。

石余因考公生平而誌之如此舊志曰醫祖華陀廟陀公名也立之祠書名非義也余故改爲醫祖華公廟云

○重建文光閣記

袁去怠

邑人

嘗謂迎祥迓福之說儒者所不道然亦有事爲闔邑禍福所關雖爲之而非涉一己之私更有意重然諾不以死生二心而務慰亡友之魂於地下者此其事皆可傳而表而誌之亦足以懲澆而勸善虞邑西關舊有

關聖閣址西向。歲壬午，邑侯程公指謂邑人曰：此閣稍爲變置，大有益於文風。因東向，闢一門供。

文昌帝君於其上，易其名曰文光閣。遙與城上奎樓相映。是科鄉試果獲雋三人，嗣是而數科更盛。豈適際其會耶？抑果有風水之可憑耶？自乙巳歲不戒於火，閣遂廢而科名亦漸減。孝廉耿君之收，素善堪輿術，每過其地，輒歛戲感嘆。欲重脩而力有不能，謀之人又鮮應者。未幾疾

作猶諄諄道此事不去口。太學范君繼芳慰之曰：子盍爲疏以募，吾當爲子佐。耿君躍然起，遂自爲文。其大畧云：邑西方沐浴之位，大河直來冲射，不有閣以鎮之，必致居民星散，風俗頽靡，纍纍數百言，肫摯懇切。夫何事未就而耿君卒。范君體其意，遂毅然獨任。旦晝經營，雖盛暑弗輟。或有詰之者曰：子亦惑於地理耶？范君曰：不然。此事起於耿君，而吾許助之矣。此閣一日不就，彼之目應一日不瞑。吾非爲禍福計，期無負

吾友於死後耳。余聞其事而喟然曰：善哉！二君之均不可歿也。世情但圖便已，罔知利物當前。誓約轉眼背棄，耿君淡泊終身，所居不蔽風雨。至有關闔邑休咎事，則日夜憂思，急謀所以成之。而至死不忘。范君成亡友之志，一語相諾，遂不憚盡心竭力，期不負所約。則其平日之存心制行，不愧幽獨，不欺暗室，不概可知耶？先儒有言：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又曰：學者以忠信不欺爲本。耿君心乎濟人者也。范君信乎

亡友者也。兩君之所爲，皆幾於道矣。以此鼓人心而勵風俗，事之可傳，孰大於是。至堪輿家迎祥逐福之說，或有或無，姑置勿論可也。

○重建崇聖宮記

耿大烈邑人
給事

雍正甲辰，余歸自燕。有友人來言於余曰：子知崇聖宮之災於火乎？棟宇垣墉俱成灰燼，以所費殷煩，鮮議脩者。子盍首爲倡，而吾徐募以成之。繼又極言募之之難，余乃笑而應之曰：何募爲？事有力所不能者，不得已而募之。四方今計其

費吾力尙可給也。卽日偕友往視，見其舊制頗隘，爰鳩工庀材，較故址而縱橫，皆擴焉。越月工竣，約費二百金。時司鐸者爲蘭陽梁君，造余而謝，余笑而應之曰：公爲虞庠博士，課士之暇，督齋夫勤掃除，不使鞠爲茂草，余方重有賴焉。至若經營脩繕，正吾邑士大夫分內事也，何謝爲？自是余備員於京師者十年。歲乙卯，解綬歸，前友復告余曰：子之捐脩

崇聖宮，迄今數載，吾久構石磨礪之，待子歸而自

爲訛余笑而應之曰前此之役非好獨任以子
云募之不易耳事過則已矣何記爲友人曰不
然從來向善之心不有人以導之則繼起者弗
奮前

宮之燬也數月矣見者非不蒿目而議脩無人子
慨然以一身任之闔邑傳爲勝事是以癸丑之
歲重脩

文廟所費不貲捐輸者絡繹咸指是宮而相與
語曰吾輩縱不能獨成大厦寧不當集腋成裘

耶。是子前此之舉，其激發夫輕財好義之心者，蓋已多矣。今勒之石，使後進之士過其下，覽其文，群指而目之曰：是固給諫耿公不謀之衆，毅然獨出已貲而成之者也。倘更有興作，當必有權忻踴躍而爭先從事者。則此記也，非誌爾功，實以爲後之樂施者勸耳。余笑而應之曰：如是則可，因序其始末而付之貞珉。

○加脩護城堤記

程善述

夏邑進上

蓋聞大易垂設險之義，城域伊先。月令嚴司空

之掌堤防尤重而可大者難於可久善作者不
必善成非衰旺之有數抑或待人而後舉也虞
之爲邑也北枕大河原田而外沮洳居半勢與
黃流相控引衝決之患由來舊矣恒恃堤以爲
衛先是主簿張公諱允嘉奉委繕治脩廢補敗
大堤甫竣併城堤而新之屹然完固勢等金湯
繼尹茲土者緣堤種柳繚以條桑密枝繁蔭與
水光相吞吐壯哉一名勝也距今六十年餘堤
雖蜿蜒如故而禁防日疎水齧其外而狐穴其

中凡其嘉樹美植又多爲倅縣者所攫取幾等
牛山之濯濯無異培婁之卑卑矣歲已酉上虞
張公來守是邑惠政遠布百廢悉舉循城之暇
單騎按部顧是堤而愀然曰世安有撤其外藩
而能固其堂奧者乎予無以旣厥功若守土何
且何以庇吾民人而奠其居也於是捐俸百金
爲紳士倡好義者輻輳焉許司憲耿侍御江農
部捐輸尤豐慨焉首事擇邑中幹敏而練事者
十數人分任方隅日夜趨工勿之有怠不三月

而告成。夾岸植桃李桑柳。倍於舊時。春夏之交。綠蔭紅艷。益復爛然。彌望矣。凡事功之脩廢。固有時哉。非公之勤於治。邑人士之協力而同心。雖有作者。誰與善其後。而羨盛瑰麗之規。遙遙百年。寧復見之。夫蘇以堤而命名。名以棠而遺愛。千古美談。此物此志。是工之成也。將母與兩公並壽乎。予之往來於虞也。有年矣。稔其事。艷其功。因記其所見所聞。以明乎永賴之休。必有待其人焉。如是也。至督工紳士。則黃山曉杜增。

范繼芳、劉璠、劉果、楊念祖、劉源潔、范遠、李樞、耿興宗、李海澄、王之頊、李學會、蔡理壯、胡承謨、劉纘武、杜橋、而協同經理者、則原署縣丞屠禹門、咸與有力焉。

開濬引河記

闔邑士民

從來朝廷之興作、必上與下之情相孚而無間、而後踴躍歡呼、不疾而自速。虞邑馬家坊、河勢南浸、直衝大堤、連年爲地方之累者、難以言狀。但其勢自東北而西南、迤運東南、復繞西北、一

灣數十里形如稱鈎其北面之不相接者僅二里許一開引河則東西自可直射前官斯土者未嘗不屢有是議而卒無成局幸河院大人

洞若觀火乃於乾隆六年春發帑銀九千七百九十五兩七錢三分五厘委官挖濬時令是

邑者爲泰興蔣公公自涖虞也以光明磊落

之胸懷凡所舉動不啻洞開重門與闔邑共見虞人之依之也亦如赤子之信其父母工興之日公果一照所領帑金按數分給至官吏食

用等項則悉捐已俸以給之而又常臨工次不時慰勞是以供役者如子趨父事迨工之竣也報賽神功當萬目共瞻之際公復對神自誓曰以朝廷之帑勞萬民之力其或有絲毫入己者神必殛之聞者無不感激泣下以爲清白如我公可謂至矣嗣是倘更有役使而或不盡心竭力以相與有成豈尙有人心哉竊念虞濱大河脩築挑濬之役徃徃而有第徃昔主其事者於未經分帑之時先開無數名目按數扣除

而又管工者有費。催督者有費。更於分工收工之際。有漕尺銅尺之異。其制以致應募夫役。賠累不堪。雖未嘗不隱忍甘受。而或不免道路之以目。惟於公之濬河也。則不惟絕無怨言。而且歌聲載道。豈昔日之民頑。而今日之民馴耶。蓋緣公坦直率物。既有以信孚於平日。而是役也。自始至終。又復一塵不染。誠之至者。信及豚魚於公見之矣。使長民者而盡如公也。則虞封十四里。不永爲忠順不失之民也哉。

公諱光祖字振裘江南泰興縣拔貢乾隆七年
春三月望日

重脩城隍廟碑記

蔣光祖 知縣

天下事可已而不已者妄也可爲而不爲者怠
也何謂可已不爲而安焉者是也何謂可爲不
爲而不安者是也如余於虞邑脩城隍廟之舉
竊以是自審已夫隍廟之關於邑載在祀典徧
於郡國有民有社振古爲鉅不待辯說而明矣
余庚申冬自鼓山謁綸城閔日謁廟見其廡宇

傾頽垣墉剝蝕瓦礫而荆榛者徧目中也心惻
然動怛怛其不寧卽思有以新之顧以涖任伊
始未遑卒舉踰年秋始諮諸邑紳士捐俸以倡
共飲厥貲諸紳士僉曰可於是不日鳩工而其
間顧忽有詒予以中輟者余領之而竊哂之曰
是何爲者耶是何爲者耶是或可已而不已抑
屬可爲而不爲者耶如可已也則以民社之所
關祀典之所係而可聽其委於荆榛而瓦礫也
如不可已也則是必不可不爲也則是吾民水

旱蟲蝗之所必禱而禳善惡彰瘴陰陽相協之所必憑而依也而顧可聽其廨宇傾頽垣墉剝蝕而荆榛焉而瓦礫焉而群相安於冥冥夢夢之際也哉余竊滋懼矣懼夫妄焉者不敢爲也尤懼夫怠焉者不敢安也謬司茲土神人攸寄睹茲當爲者而不爲褻吾神也乎卽慢吾民也已矣念敬我衆之謂何而顧自安於怠若是也於是不能居夫怠之實而并甘受夫妄之名毅然首事衆力勦之而落其成肇脩於壬戌之春

告竣於癸亥之夏舊宇煥然增新且東西各增
抱厦三楹面北特增戲樓三楹又於寢殿旁拓
其屋舍以棲廟祝約費貲八百餘金需時一歲
有零其事因而實同於創者如是也凡余之不
敢安於怠可爲而必爲不同於可已而不已者
又如是也姑摭其本末以紀於石至其倡率之
殷則比部許君黃門耿君之力居多而綜理之
有法則劉紳果范紳繼芳李紳學載學軾楊生
格也分任之得人則袁生去怠耿生履中劉生

岐。范生永春暨耿紳與宗也。若夫善念攸同，共
勤厥事，例得牽連以書，則皆鑄其名於碑之陰。
○重濬惠民溝記

蔣光祖

知縣

周禮夏官掌固，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蓋古
言水利必曰溝渠，凡以儲水亦以洩水者也。虞
邑濱黃河之南，地處窪下，東南尤甚。每霖澇爲
患，民不能畊。前代萬歷間曾開溝一道以洩水
勢，獲享其利。歲久淤塞，至

本朝康熙二十九年李公仲極詳請疏濬，令東鄉有

地之家計畝均工定期戒事跡仍其舊利溥於前錫以嘉名此惠民溝之所由稱也未幾而城之西南北各開小溝均由東注惠民溝遂滙衆流漫漶不能容納東南水勢日益浩瀚農其魚矣惠民者且爲厲民矣前任上虞張公憫其苦從衆議開支溝一道以分其湍又不戒於事下流未透支溝之水且倒灌以入惠民溝而惠民溝之漫溢且有若爲狼狽以助其沮洳墊溺之勢左右民田不惟秋雨生魚禾頭欲耳而二麥

且問諸水濱終歲之計無子遺矣此余蒞任而紳士耆庶亟亟以開濬請也顧格於例屢請動帑無項可支乃從糧憲胡公巡憲金公命勸諭士庶量地出夫如前李公之舉第李公偏勸東南今則統諭四境以通邑之水有攸歸而其爲惠均也爰具詳撫河兩院均蒙嘉許併請熟於工程前虞城二尹屠公禹門董其事由是惠民溝自趙家橋起至溝尾止長四千五百一十五丈支溝自劉家庄起至橫河止長一千一百八

十丈二共估溝面溝底計土四萬五千一百七十五方共需夫銀三千一百六十餘金皆出衆力踴躍趨事裹糧供饋畚鍤如雲而屠公又精於相度勤於董率紆者直之怠者作之不兩月而工竣於是寬深如式下流迅便支溝旣道其道而惠民溝益和其利矣嗣是虞邑匪惟東南卽四境均無水患矣乎夫用天之道因民之利民事之要也難與慮始可與樂成民俗之恆也茲役也初亦慮其重勞吾民卒之勸諭甫加鼓

歌從事真所謂下其令如流水者余豈敢謂倡
率之有方乎良亦吾民趨事之誠急公之衆殊
有合於磬鼓弗勝之意故夫夥工繁不以爲病
且以爲樂而贏糧影從如是也是烏可不記以
垂不朽抑余尤有念者政舉非難宜民爲難樂
成匪易可繼尤不易今茲二溝之疏濬其相與
有成也固足以惠吾民矣而莫爲之前雖美弗
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繼自今倘無鼓舞而勸
導之者爲之踵事而增華則今之宣洩暢流爲

民之惠者寧保其不復壅淤漫漶如昔之爲民
厲也哉是尤宜紀其本末以俟後之長民者深
繹周禮掌固之義切於溝池樹渠之政以時勸
相不忘開濬庶利在一時即可傳於後世而爲
吾民惠不又多乎哉記成因繫以詞曰溝水潺
潺民惠無邊伊誰之賜爾力斯前以疏以淪用
祈有年凡我同人宜戒勿諉悅以勞民快如轉
圜立茲片石利我大田